

年

卷

期

2

9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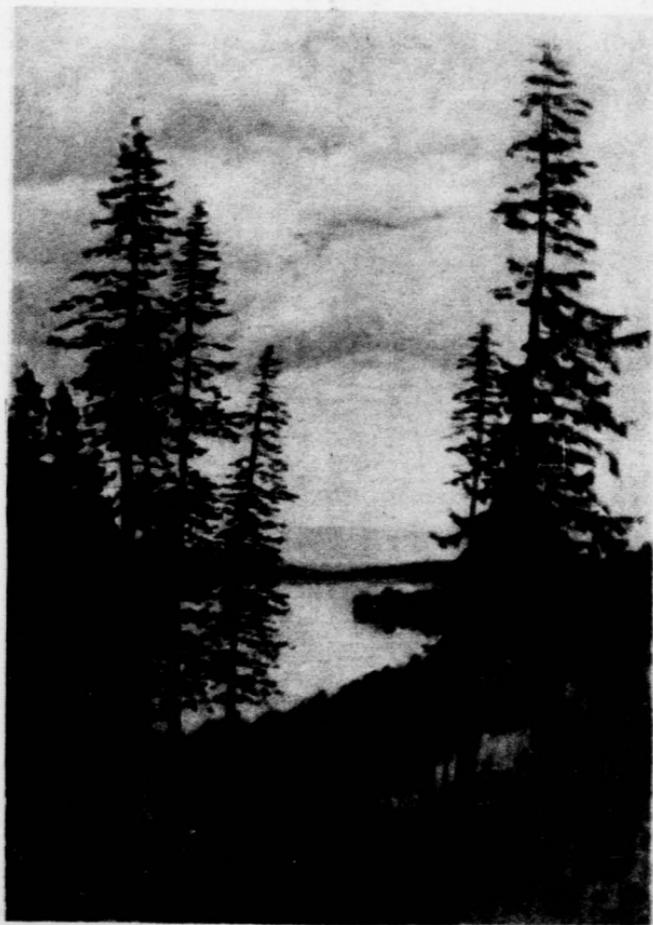
第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小 說 世 界

第 九 期

第 二 卷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新人物必備新文化書

世界叢書	已出十五種
共學社叢書	已出六十五種
尚志學會叢書	已出十四種
文學研究會叢書	已出十九種
新時代叢書	已出七種
新智識叢書	已出十四種
北京大學叢書	已出八種
南京高等師範叢書	已出六種
武昌高等師範叢書	已出一種
大同大學叢書	已出一種
理科叢刊	已出一種

▲上列叢書十一種都是新文化的

宣傳使者

▲另印「新文化書目」詳載書名價

目承索即寄

百科小叢書

▲是萬有智識的鎖鑰 最有系統的叢書
▲第一期二十四種出版

氣象學	竺可楨	一角
中國地勢變遷小史	李仲揆	一角
銀行要義	楊端初	一角
中國關稅問題	馬寅初	一角
細菌	胡先驥	一角
近時國際政治小史	周鯉生	一角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	岑德彰	一角
煤	過探先	一角
實驗設計教學法	芮佳瑞	二角
美學淺說	謝家榮	二角
法蘭西文學	呂激	二角
法律	楊袁昌英	一角
科專家	周鯉生	一角
深入淺	唐鈺	二角
出精要	李守常	二角
無倫門	楊端六	一角
類廣博	費祥	一角
定價低	顧彭年	二角
廉最易	李澤彰	二角
購致書	劉麟生	一角
目列下	林炯	二角
	王孝通	二角
	謝彬	二角
	孔祥鷄	一角
	中國商業史	二角
	全國一週	二角
	汽機發達簡明史	一角



女村

德 國 奈 森 作



巴司加市政廳之守衛



非利濱的醫生與病孩



小 說 世 界

第 二 卷 第 九 期 錄 目

北京的石頭

勁風

旅行日記之一節

胡寄塵

失去的小兒

達觀

津浦路劫案的問題

無我女士

星期消遣錄

趙開

紅葉秋痕

西神

睹彩

靜軒主人

新村

沈禹鐘

自鳴鐘

陸律西

野人記

胡憲生

一個學徒的私帳

張枕綠

一樹百穫

實茵

游鄧尉山聖恩寺記

石碧

荒服鴻飛記

天游

◀本小一話童贈附期本▶

“這部書是由適當的人，
在適當的時候，
用適當的方法做成的”

這是紐約泰晤士報對於
Prof. Thomson—Outline of Science
的批評。 如今這部書已由

商務印書館

分請大學教授十九人

擔任譯述，名爲

漢譯科學大綱

原書是科學界空前的名著

本館譯本是最忠實的介紹

現售預約 人人應購

全書四巨冊 定價二十元 第一冊現已出版

第二三四冊於六月九月十二月續出

預約價(一次交)十二元

[四次交]先交四元六月九月十二月各三元交款取書

印有樣本 承索即寄

編者與讀者

編輯瑣話



▲我們接到嘉興張秉嚴先生來函請擴充「編輯瑣話」爲「社報」舉凡「通訊」、「讀者論壇」、「世界文壇近聞」、「啓事」、「徵求」、「聲明」等均可附入。我們很贊成。不過不能多佔本刊規定的篇幅。至多只能用一頁。但一頁的範圍。又不能多容什麼。因此排得很密。題名「編者與讀者」。至於張君所提舉的幾條。我們因爲種種的關係。稍爲有點更動。「通訊」和「讀者論壇」我們改爲「交換」。每條限一百字。凡本刊讀者諸君對於文藝、投稿、讀書、著述等等。有何種心得。用百來個字簡明寫出來。讓大家都看看。以便交換知識。其餘暫不更動。

▲本社音樂稿本來很注重。無奈我們所收的好稿。如「陽關三疊」、「陋室銘」、「鳳求凰」等等有很多七絃琴用的字。要新鑄出來。因此排得很慢。陽關三疊的第二三兩疊大概快排好了。

▲第一卷一二兩期已經五版了。送樣書來簽字的時候。我看見那些銅版圖。已經模糊極了。倘要六版恐怕就要變成一塊墨版。

▲本期小論壇。本來是快郵代電。可惜遞到的日期。正是星期日。假使早一天。我們就可在第八期發表。

▲我們對於讀者諸君的忠告。感激到十二分。我們這份雜誌。出世未久。當改良的地方儘多。不過個人的知識有限。希望熱心諸君不吝賜教纔好咧。

▲國內文壇的消息很少。希望各地文藝會。及各種研究文藝的團體。多給我們一點消息。

▲所有未退的稿件。我們現在決定。凡在五千字以上者。在三禮拜以內。一齊退還。

▲朱渭生先生。大札誦悉。忠告也極歡迎。請示詳細地址。當答覆一切。

世界文壇雜訊



四月份英美各種雜誌。懸賞徵求小說雜作者。共有八十餘種之多。其中最有趣味的。爲美國先導報的徵求。凡藝術家的作品。有刊登的價值。而未曾刊登一次的。每種如經選定。賞美金一百五十元。科目爲短篇小說、詩、短劇、諷刺畫等等。

Margat V. Lenoir爲以意諾省的作者。因續著長篇秘密小說「青檻」的末章。得獎金一千元。懸賞者爲支加哥日報社。

美國非拉得非省日刊。每日出獎金一百四十五元。有人能續其報中每日某種稿件未完的末句。其最佳者。即可得獎。一人可投數稿。不過每稿須另書一紙。

地根氏 (Charles Dicken) 的遺居。現爲井得利克爵主所有。但崇拜地根氏的人。正提議捐款贖回。改爲地根氏藏書室。藝術陳列所等。聞須款一萬金鎊。現已捐到八百鎊云。

廣學會女鐸報。爲東亞女界出版物開始的一種。創辦已有二十餘年。主筆爲 Miss Laura White 極熱心從事。惟因經費不足。且又屬於宗教出版物。故銷場不廣。僅有三千餘份。社中除亮女士之外。尚有朱、韓、李、三女士等副之。報中第四月份。有徵文一欄。題目爲 Almost Home 爲主筆自撰的英文小說。如有人譯成中文。最佳者。略有酬贈。

李涵秋先生。忽於五月十三日逝世。聞者皆惋惜不置。日昨(五月十六)曾接其哲嗣訃告謂。「談笑之間。忽然氣閉倒地」云。

交 換



我每次投稿。多半退回來。接着的時候。固然有些難過。但並不灰心。仔細將我的稿件。重復讀了幾遍。假使覺得實在不可用。當然束之高閣。假使覺得還可以。就重新修改一遍。再投去。有一篇稿投至四次。纔被選登。我這一點挫折的經過。或者披露投稿者的價值。 王文瑞

我每次收到小說世界就用一根髮針。將封皮仔細挑開。將捲着的書本反捲一次使平。一者容易閱讀。二者免得損壞封面與插圖。倘若我在將喫飯的時候。或事忙的時候。收到了小說世界。我情願不折開。一者免得兩面忙。又要喫飯。又要看書。二者免得他人借閱。 黃秀珍

特 別 啓 事



一 以後投稿諸君。不問字數多少。一律都請附寄一個有投稿者姓名住址的信封。並郵資若干。(如欲掛號。另加郵資)來件或取或退。至遲一星期內。(除路上耽擱之日期外)即有回信。望投稿諸君注意。

新商業

新人材

新智識

得新智識，方能成新人材。有新人材，方能辦新商業；三者若鏈環，缺一不可。中國今日亟待發展新商業，然隨處皆有缺乏新人材之患。

閣下欲於新商業中佔一地位乎？今日即閣下成爲新商業新人材之時機，萬勿失之交臂。

所謂時機，即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現已添設商業科，閣下應即報名入社。

以淺顯之英文，通信教授，解釋詳明，易於了解。本科講義均由歐美留學歸國之商業專家主持編撰。本科印有簡章，請速索閱。

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

函授學社商業科



北京的石頭

勁風

這塊石頭，並不大，不過四寸來長，兩寸多厚，一寸來寬；也不成形。若是將這塊石頭，送到化學試驗室去，恐怕也分析不出什麼希奇的質料來。却不想這塊平常的石頭，竟能值很多錢。

這塊石頭，並不屬於任何人的主權之下，不過是在趙大門口不遠的路旁邊。

趙大一家三口；一夫，一妻，一子。兩夫妻大約有四十來歲，兒子還小。三口人全靠他們自己開的一爿小雜食店過活；雖然沒甚恆產，每日所入，也儘足以開消，不愁吃穿。

這天趙大坐在櫃台裏面，正呆呆地瞧着街上往來的人，忽然見行人中，有一個西人，走到他門前，立住了腳，定睛

向他瞧了一眼。趙大覺得很希奇，即刻立起來，從櫃台裏面，抽出一把小布條兒拂塵，拂着櫃台上幾個盛糖的瓶子，和盒子上的玻璃蓋。他一面拂着，一面瞧着那個西人，心想若得這個洋人來做一筆小買賣，倒有幾吊錢（幾百錢）好賺呢。趙大一面拂着，一面又故意將一瓶紅紅綠綠的糖，舉起來瞧瞧，用拂塵拂着；拂好了，就放下。正抬頭去瞧那個西人，只見他已經移步走了。不過走了幾步，又回頭瞧了趙大的舖子一下，四面打了一個方向，這纔踏着大步去了。這裏趙大可是白忙了一陣。

黃昏的時候，趙大正預備吃晚飯；剛一轉身，忽然聽見背

後一個人喊着道：「借光……掌櫃的……」

趙大回身一瞧，心裏突突跳了兩下；原來這來的，正是午前的那個西人，還有一個西裝少年伴着。這少年看去，很像一個學生。趙大一瞧怔了，半晌不知要說什麼纔好，弄得手足無措。一會兒纔急出一句話來道：

「兩位先生……您……您可是要買一點什麼嗎？……我們這兒什麼都有……甜的香蕉糖，酸的酸棗糕……還有……」

趙大說到這裏，纔回復了本來的面目，一肚子生意話，都湧到喉嚨管上，巴不得一氣都放出來纔好。正指手畫足，預備說下去，只見西人舉起手來一揮，趙大的話便咽下去了。那個西裝青年，先向西人啣咕了一句，纔開口對趙大說道：

「我們來沒有別事……哦，還沒請教……」

趙大忙點頭鞠躬的應道：「不敢……我們姓趙；認識的都叫我們趙大。我們……」

青年又道：「哦，趙大！」

趙大道：「是……」

青年又向西人啣咕幾句，纔回頭向趙大說道：「我說，趙老板，我們這來，並沒別事，却有點別的買賣……」

趙大必恭必敬，滿臉堆下笑答來說道：「承您照顧……還沒請教您尊姓。」

青年不理會趙大的話，却接續說下去：

「我們這位西國朋友，要向你買一件東西，這東西……」

青年說到這裏，便笑着問了西人一句話，西人便用手向

外面地上指了一指，趙大楞着兩隻眼睛，也隨着西人的

手向外瞧了去，見他所指的地方，並沒有什麼，心裏估量

道：「倒不知他們搗什麼鬼呢。這洋人向外一指，說不定

要買這條街罷。這我可受不了。這條街道什麼人也不敢

賣呀……不錯，恐怕他們是要挖我這個小窩子了，（指

他的小店）那行……有得三五百塊錢，我就讓給他罷。

……不對……到底是要買什麼呀……」他想到這裏，

不覺喉裏面的話，也衝口說出來了。

「……您兩位到底是要買什麼呀？我們這店雖小，什麼也有點賣的。每天生意也還不錯。就是您要買什麼，我們小店裏沒有，我們也可以代買，公公道道……我們向來是講的信實二字……」說着便又抽出那把拂塵，拿在手中，隨又放下。西人見趙大說了一篇，便瞧瞧少年。少年便唧唧咕咕替他翻了一個大概。西人點點頭兒，隨即說了一句話。

少年便掉過頭對趙大說道：

「我們來是要買你們北京的一塊石頭……」

趙大聽了，很是驚奇，便問道：「什麼石頭呀……青石，紅

沙石，磨刀石，我們都辦得到。

少年笑道：「不是……我們……我們就是要買你這門口……喏……那邊路旁邊的一塊小石頭……」

趙大聽了，打了一個大哈哈道：「你先生別取笑罷！那石頭也不是我的……您要……自己拿去得哪……慢說

不是我的，就是我的，我也可以奉送……這算什麼呢！」

少年將趙大的話，告訴了西人。西人先笑了一笑，隨後即正顏正色的對少年說了幾句話。少年便對趙大說道：

「這位西國先生說他並不是小偷兒，怎麼好任意取別人家的東西。這石頭雖然不是你的，他也知道，不過是在你門口咧。你雖然不是這石頭本主人，雖然不是你的主物，只要你肯答應說是屬你的，也沒什麼人來干涉呀。這是他說的，我說呢，你又何苦裝傻子，僭們樂得發點小洋財，就作個主，賣給他；橫直又不是什麼犯王法的事。這西人大概是個真傻子罷。管他呢！」

趙大想想這話也對，不過很希奇這西人為什麼要買這塊石頭，為什麼不向別人買，却偏向我這裏來買。這北京的石頭也不少，人也不少，怎麼單單瞧中了我趙大。說不定這石頭裏面，藏着什麼希奇寶貝。那麼，他隨手拾起來，帶回去得哪，何苦又要費錢呢。管他，僭們樂得逗逗傻子罷。便對少年說道：「您先生問問他給多少錢呀。」

少年問西人，西人說，隨他要多少。趙大說：

「這東西橫直不是我們的，隨便他給幾個錢罷。」

少年將這話傳給西人，西人伸出一隻手，說了一個數目。

少年也有幾分驚訝的樣兒，便向趙大說道：

「這西人他說給偕們五百塊洋錢……不過你是知道的……嘿……」

趙大驚住了，不知怎麼回答。做夢也想不到有這麼一回事。說給人聽，誰也相信不過。（讀者諸君恐怕也以爲作者是在這裏造謠言，就是作者自己，也不相信有這麼一回事。）趙大以爲或者是少年說錯了，便重問一句道：「多少……你先生……」

少年也有些疑惑，也重新問了西人一聲。西人很鎮定的說，設若他以爲五百塊不夠，我還可以多給一點；不過有幾個條件，是必得履行的。

少年回頭將這話告訴了趙大，趙大聽了，不敢相信，心裏起了老大的一个疑團；以爲這洋人要買這塊石頭，必定

另有用意，說不定連我一家三口都買了去呢……但是五百塊現洋，是一樁大事。橫直這裏還有一個偕們的人。想到這裏，不覺對那門外的石頭，瞧了一瞧，似乎瞧着那石頭上，放出了異樣的彩色一樣。又瞧見道上的行人，來來往往，雖然不大理會這石頭，終不免有些心急，生恐給別人拿走了，那麼這五百塊洋錢，豈不白丟了。想到這理，不由得三腳兩步，要搶到門外去拾那塊石頭，只見西人手一攔，說了幾句話，少年便對趙大道：

「這西國先生說，你不用着急；這裏石頭很多，隨便那一塊都行；暫且先將買石頭的手續，說明了再瞧罷。」
三個人於是一齊走到櫃台後面的小飯桌前坐下，開起談判來了。

北京石頭中的這一塊石頭，竟交了幸運；這時候已經洗刷得乾乾淨淨，放在桌子上。石頭的一面上，已由西裝少年的大手筆，寫了幾行中國字，又寫幾行外國字，大意是

說西人某某年，月，日，時，從中華民國某人手中，買得中國北京石頭一方，由某君介紹，另立字據，簽押爲憑等等。這石頭上的字句，都是由西人示意。字寫好了，西人便從荷包中抽出一張寫就了的字據給西服少年看；又命少年譯給趙大聽。這便是購買石頭的契約；上面的字句，也同石頭上寫的大同小異，不過稍爲說得慎重一點罷了。西人又抽出了一個小皮篋，篋中盛滿了鈔票；先數了五百放在一旁，又數五百塊拿在手中，便請少年做一個担保的中人。少年知道多少總有些抽頭，便答應了；於是先請趙大畫押。趙大不知怎樣畫法，便照老規矩畫了一個十字。西人意思說不可用。可憐趙大店小，連圖書也沒有。

願，後來還是少年出主意，打手指印。趙大便打了一個手指印。西人收了字據，給了趙大五百塊錢的鈔票，其餘的五百塊，給了少年；一半是酬勞，一半是代筆和中人的抽頭。這場奇怪的交易，纔算告了終結。

趙大和少年得了這注大款，不知是驚是喜，昏昏沉沉，大概連他們自己姓什麼，是那一國的人，都忘記了。

據這位西人說，他收買了世界各古國的石頭不少，只這北一塊京的石頭，要算最有價值；因別的石頭，年湮日久，國亡民散，都尋不着簽字畫押的主人翁呢。

(完)



萬國儲蓄會



李福之門

人生第一幸福。莫若兒女衆多。旣然見
女衆多。尤當使其一一學成立業。故無
論家道殷實與否。每生一兒女。卽當爲
之入儲蓄會一會。以備日後教育之用。
如是方能至長成時。不至因財政竭蹶
而廢學業。

全會每月付十二元。半會每月六元。
四分之一會。每月三元。

特獎每全會一萬七千餘元。頭獎二
千元。餘詳章程。章程函索卽寄。

上海法界愛多亞路七號總會啓



旅行日記之一節

胡奇塵

著者曰。這段日記是我今年和幾個學生往普陀山旅行時所做的。這段日記雖然從中間抽出來的一段。沒頭沒尾。但是略有些意思。而且句句都是實事。比尋常的小說有些不同。讀者讀了。也可以知道社會上有這種情形。這是我介紹這篇日記給讀者以前。應該說明的話。

四月二十九日。天晴。我們到山中已五天了。有幾十個同伴。已先回去了。我和幾個習圖畫的學生。還勾留在山中。今天早飯過後。學生各拿着畫具。出外寫生去了。我一人沒事。便從三聖寺寓所。信步出來。直走到普濟寺外。在那荷花池上。徘徊了一回。覺得風日清美。心地十分舒暢。任

便甚麼事都忘記了。這時候雖是晚春天氣。但氣仍舊是很冷的。滿山的草都綠了。池裏的水也變做綠色。只不過荷花還沒有消息罷。聞說夏天荷花開得很盛。只可惜我大來早了。不及看見。這時候有許多往來的香客。大都從左手香市走過來。穿了一回普濟寺。便向右手上山去。有時也有幾個和尚領着路。更有許多和尚。吃了飯沒事。便坐在荷花池畔。三三五五的。隨便談天。其中有一個老和尚。名叫行昭。和我是認識的。這時候便趁空走過來和我攀談。我問他道。你們這荷花池裏有魚麼。行昭道。為甚沒有魚。我們這裏是一個放生池。每年放下去的魚不少。我道。這些魚是那個放得。行昭道。是施主們從遠處帶來放

的。放的魚一年多一年。也一年大似一年。他說到這裏。我忽然生了一種感觸。便問他道。放的魚既然一年大似一年。那後來的魚當然是很小了。放他進去。到不要被大魚吞食了麼。我恐怕你們一個放生池。還是一個生存競爭。強食弱肉的世界罷。行昭忙搖首道。說那裏話。我們有觀音菩薩替他們說法。他們那裏肯相食呢。我道。果真麼。行昭道。自然是真的。那個騙你。我聽了他的話。覺得很能說得有理。我便高起興來。信口做了一首新詩道。走過香市。到個普濟寺外。看見放生池。好像有幾畝地大。我要找着觀音菩薩。深深地一拜。多謝他向魚兒蝦兒說法。不然。便要自己打起架來。將一座放生池。鬧得變了個強權世界。吟罷。又細細說給行昭聽。行昭道。這算是甚麼呢。詩又不像詩。詞又不像詞。道情又不像道情。然而意思却是很好的。我道。你不知道麼。這便是頂流行的新詩。行昭道。新詩麼。我從來不曾聽見說過。我道。我想你好久沒有下山了。所以不曾聽見說過。行昭笑了一笑道。豈但好久。我實在

是上了山沒有下山過。我驚道。原來如此。師父是幾時上山來的。行昭道。我出家已三十多年了。不過以前在杭州。到這裏來。還是光緒三十二年來的。聞說現在已改爲民國了。民國是甚麼樣子。我還沒有知道。我所知道的。不過是上山來的香客。比從前少却一條辮子罷了。以外的事。我落實不知道。我聞言歎了一口氣道。民國的事多哩。說也說不完。說起來落實傷心。還是像你不識不知的好。行昭突然問道。民國有考試麼。我記得我們小時。是考試帖。民國莫不是考新詩麼。我笑道。不是不是。考試停止好久了。行昭又問道。先生剛才做的。新詩。到底是甚麼詩呢。我知他說不明白。只得答道。這並不是詩。不過隨口說說罷了。我的意思。是很羨慕你們快樂。並羨慕放生池裏的魚也快樂。我世上的人。有時還不及他們哩。正在這個時候。只見遠遠地有幾個人。戴了白色的布帽子。背上負着一束短棒。原來便是野外寫生用的三脚凳。手裏各提了一隻小木箱。我看見知道是學生們寫生回

來了。片刻。他們已走近我身邊。其中有四人向我點點頭。笑了一笑。腳不停步。管他們走。我道。你們從梵音洞回來麼。一人道。正是。那邊陽光太大了。不便寫。我們停一回再從南天門去。四人管他走了不提。其中再有一人名叫章四照。他獨停住了腳。操着淮北口音。問我道。我們幾時回去。我道。說不定的。倘然同學們興致好。也無妨多留幾天。章四照道。我一人能殼先去麼。因為我在勸身往此地來的一天。還接到家鄉的信。說是家裏被強盜搶了。我當時因為行李已經上船。所以便勉強往這裏來。其實我是沒有與致的。希望早日回上海去。我聞言驚道。被強盜搶了麼。幾時的事。章四照道。是本月中旬的事。你不知道。我們那邊被強盜搶是常有的事。不算甚麼奇怪。只不過我自己不在家。很不放心。倘然我自己在家裏。怕他做甚。老和尙行昭聽到這裏。便插言問四照道。你們貴處。爲甚麼強盜這樣多。我也跟着問道。警察呢。四照搖頭道。我們不知道警察是甚麼東西。只有鄉民自結團體自衛。偏僻的村

莊裏。有錢的人。都遷徙到附城一帶來。沒有錢的搬不動。或是有田地。在鄉間的。也不便搬。這一項人家。便只好時時刻刻。擔心度日。一遇着強盜。只好和他們拚命了。強盜大都是本地的土人。並沒有十分的武藝。他們的團體。有三五個成一羣的。有三五十成一羣的。據說他們做強盜。是得了官兵允許的。掛一個強盜名。有一種規定的手續。並須納一種規定的費。官兵也有時來捕他們。但是來的時候。強盜早已走過了。從來沒有一回捕得着。遭殃的。反是老百姓。往往有一家分明被強盜占據了。官兵來時。翻說那家窩藏強盜。我們那邊受這種害。恐怕從白狼作亂以後。直到現在。沒一天不在盜窟裏逃生。但是外面人何曾知道呢。說起來那邊又不用兵。又不打仗。那知道這種災難。比遭了兵災還要狠呢。章四照這樣的話。我從來沒聽見過的。聽了自然會生出一種感想來。況今朝在這地方聽見。越發覺得世上的人。真不如放生池裏的魚了。當時我便歎了一口氣。問行照道。師父。你說觀音菩薩

會向魚兒蝦兒說法。他爲甚麼却不向那些官兵土匪說法呢。行昭道。這大概是三世的因果。應該是要招這劫數的。我道。雖然不錯。我終羨慕放生池裏的魚。比世上的人更快活。行昭笑了一笑道。古人有話道。寧作太平犬。莫作亂離人。現在可說是寧作山中魚。莫作世上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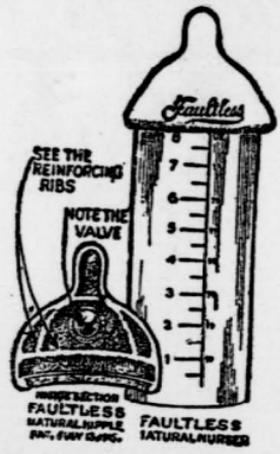
剛說著。再有一個學生。名叫陳世榮。遠遠地走來。喚我回去吃午飯。他手裏還拿了一片小紙。我問他道。這是你做的詩麼。世榮道。不是。是我在那水門汀牌樓上抄下來的。一副對聯。我接着看時。那對聯道。一日兩度潮。可任其自來自去。千山萬重石。莫笑他無識無知。世榮道。我看見那牌樓上許多對聯。要算這一副頂好。你道好麼。我道。好固然好。只不過於地不切。因爲普陀山乃是一個海島。怎能說千山萬重石呢。若第一句。可算是好極了。世榮道。你替

他試改試改。我沈吟了一回。說道。不如改作終日兩度潮。可任其自來自去。空山一片石。莫笑他無識無知。覺得更切貼些。世榮點頭稱是。行昭也說好極了。這時候忽見一個小紙裏。從世榮的袖子裏落下來。世榮忙彎腰去拾。我道。這又是甚麼東西。無妨讓我看。世榮道。這是我做的一首不通的詩。一面說。一面遞給我。詩道。香客燒香去。乘輿上山坡。有脚要人抬。口中念南無。我讀罷。說道。刺諷得妙。剛在這時。又有第二個學生來催我們吃午飯去。我們便辭別了行昭。回到三聖寺吃午飯。打御碑亭直穿過去。回頭看見太子塔兀立在太陽光中。很有一種雄壯的氣概。片刻到了三聖寺。吃了全素菜的午飯。我便走入臥房裏休息一回。躺在床上。只聽得外面的鐘聲。木魚聲。誦經聲。一聲聲的悲壯而清澈。怎不教人發深省呢。(完)

嬰孩食料最尚潔純偶一不慎則染疾病故哺乳器宜處考究以求其適宜美國福來脫司廠所製天然哺乳器最合衛生因其易於洗滌也且乳頭堅固久用不壞誠哺乳之利器也其餘如家用橡皮熱水瓶等亦甚堅固美麗

中國總經理

上海科發藥房謹啓



天然乳頭 天然乳器
內面部 剖部

Vapo-Resolene

格來沙林

專治小兒傷風咳嗽痰厥驚風
有起死回生之功如於空氣中
散其潤和而有治療功效之蒸
氣則病兒不拘睡眠與蘇醒一
吸其氣立見功效其咳喘與噎
氣每見逐漸減少至於全治並
可治療肺炎喉痧等症其優點
即雖嘔吐惡心兼作時格來沙
林亦能奏效誠小孩最寶貴之
藥品也

中國總經理處

上海科發藥房謹啓

科發殺蟲丸



SANTOPERONIN

山道勃羅林

山道勃羅林係一種新藥普滅各種蛔蟲其功力遠勝山道年尤妙在毫無毒性茲特將製成藥丸可以折而為二且服時可無須再服潤腸輕瀉劑

嬰孩在三歲以下每次服半片四歲至十歲每次服一片十歲至十五歲每次服一片半成人每次服二片均每日服三次連服三四天如值便祕服後可接服潤腸輕瀉劑每管裝十二個

在上海售大洋三角

中國總經理
上海科發藥房啓

外埠無科發經理之處
有願為經理者請函詢
詳細可也

AMERICAN DRUG CO.

*Sole Agents for the Sale of Santoperonin
and*

Santoperonin Products in China.

40 Nanking Road. SHANGHAI Telephone: C. 79-80.

Sub-agencies may be arranged for any town in China
where no Kofa Agency exists.



失去的小兒 (L'Enfant Perdu)

達觀譯

法國高白 (François Coppée) 著

今朝是聖誕節的清早，同時有兩件緊要的事體發生。就是東方日出，和哥德福祿尤生的早起。

一覺醒來，他倆的事情却迥不相同。

那美而長壽的太陽，起首做了許多可愛的事體。哥德福祿住的那道馬來司矮卜路上赤裸裸的樹木，夜裏都蓋上蜜糖調製似的冰屑，太陽乃運用朝曦把牠們改變成一叢玫瑰色般的珊瑚樹；他又撮成了天然美景，又無偏無私的用他那溫暖而和悅的晨光，去照着那些微賤的行人，這些人都因爲生計所迫，大早就在外奔波的。他對於那些穿着很薄的衣服，急忙忙去上辦公廳的小

辦事員，手膀下夾着粗麵包的苦工，鐵路上吹號筒的司機生，以及正在炒第一鍋栗子的小販夫們，都是一般樣微微的笑着。歸納說來，這位太陽先生真能令人歡喜。

「哥德福祿，是一位很出名的富戶，只生一個兒子，名喚偌俄，年剛四歲。他因事務糾纏，不能常時守着他的兒子；但到了聖誕節的早晨，他爲兒子買了許多很好的玩具，都放在他坐的車子裏。到家的時候，他忽然聽說保姆在爾司尼愛門的附近，把小兒失掉了。」

這位父親嚇得倒退了兩步，好像一個兵中了破彈似的；保姆倒跪在他的腳下，顛巍巍的說：「饒恕我罷！饒

恕我罷！

他的兒子！失去了！

哥德福祿先生心裏一志一忑的不耐煩，頭髮都嚇得直豎起來，趕快又跨進馬車，車又飛跑而去。多麼不幸啊！

「我的倂俄！……兒啊！我兒在那裏？」這位父親焦燥，一再的說，他的指甲已在車上的皮褥上磨斷。現在他的官級，榮譽，財產，有什麼用？他那緊鎖的眉尖，和熱沉沉飽含着痛苦的腦筋裏，只有一件事：『我的兒子，我的兒子在那裏……』

來到警察廳前。但是警廳內沒有人辦公；辦公廳早就沒有人到了。

——我是哥德福祿，歐而（Euro）分省名，的議員。

我的兒子在巴黎丟掉了；四歲的孩子！我一定要見廳長。

一塊「魯易」法幣名已送到號房的手裏。

號房，是一個蒼白鬍子的老兵，也許因一塊錢的綠

故遂表同情於這位可憐的父親，引他到廳長的私室幫他混過口令。後來，又把他送到廳長面前，廳長正穿着晚上的衣服——要出門——顏色很莊嚴的，帶着一隻眼鏡。

哥德福祿的腿已麻木不能動彈，倒在椅上，滿面淚痕，斷斷續續的，哭訴他的不幸的事。

廳長——也是一個家庭的父親——心下很感動，但因身分上的關係，又做出一種威儀來。

——議員先生，你不是說令郎是四點鐘時丟掉的？
——唯，廳長。

——天色已晚，他說不出他的年齡；他話說得完全，不知道住址，不知道說自家的姓名？

——唯！唉！唯！

——在爾司尼愛門的附近？那地方很壞的……但你不要那樣急，……我有個很能幹的署員在那裏，……我打電話去。

這不幸的父親，一人在那裏等了五分鐘。頭痛得利害心又發戰！後來，廳長突然走出來，面帶笑容，眼迷迷的笑說道：『已經找着了。』

——哦！哥德福祿歡喜得發狂叫了一聲。

他握住廳長的兩手，緊緊的撫摩一回，表示他十分感謝。

——議員先生，我們應該承認我們的機運不錯……一個金黃頭髮的小孩，是不是？面上微白穿的藍絨衣氈帽上有根白羽毛。

——唯，不錯……就是他！就是我的兒子！倍俄！

——他現在流落在一個窮人家裏，窮人就住那附近，剛纔窮人正到署員面前去報告。這是錄下來他的住址：『畢愛榮住加易窠街。』要是你坐一張快馬車去，一點鐘內就可以看見令郎了……但是——廳長又說——據署員說，恐怕你不能在很闊綽，上等人家，同令郎相見。收留令郎的乃是一個小小的販夫……但沒有什麼要

緊，是不是？

——唯，沒有什麼要緊！哥德福祿先生很誠懇的謝過廳長之後，一步四級跨下樓梯，走上車，在這時候，我可以說，如果這小販夫在那裏，他一定要親熱熱的偎抱着他。不錯，哥德福祿雖然是銀行的經理，議員，受勳章的大官……等等，一定要同這個小民相偃抱的打這時候起，他纔知道怎樣愛他的小孩子。車夫，加鞭快快！

那時，夜色清爽，馬車很快的穿過巴黎城，直奔一望無邊的馬來司矮卜路，又經過許多高樓大廈，客店旅舍，到了郭外一處偏僻的地方，斷斷都漆黑。馬車停住了，哥德福祿藉他車上澈亮的燈光，看見一所很底。很髒，石灰粉牆的小草棚。這門牌的號頭對了，這就是畢愛榮的住處。立刻門開處走出一個人：身幹很大，法國式的頭，紅黃色的鬚鬚。他是一個殘疾人，穿的羊毛上衣的那隻左袖疊折成兩截垂着，他看見這張很漂亮的馬車，和這穿着很闊綽皮裘的富翁，就很歡喜的說：

——先生，就是您，是他的伯伯？不要怕……他並沒有怎麼樣……他側身讓客進來，又用手放在嘴邊說：「不要作聲！他睡覺呢！」

在那惡臭、不亮的一盞小洋油燈光之下，哥德福祿先生看見一張缺了抽斗的衣櫥，幾張跛腳的椅子，一張圓桌，半瓶酒，三個酒杯，一盤冷牛肉……

殘疾人手裏拿着洋燈躡足向前，照着屋的拐角，那裏有兩個小孩在一張床上酣睡未醒。哥德福祿先生已認出那年紀最小，貼在那一個的懷裏的孩子，就是他的兒子。

——這兩個孩子睡死了，畢榮榮擷着嗓子這樣說。我不知道何時纔有人來找這位小少爺，我替他倆設下一張小床，等他倆合上眼睛我纔到署裏去報告。司道平時有張小床，我自以為他倆在那一定睡得很好。我跑去報告，我還預備明天到阿兒菜市去一趟。

哥德福祿先生聽他話說完之後，在這種新奇的境遇中，又仔細看了看兩個熟睡的小兒。他倆睡在一張很壞的的鐵床上，身上蓋的是灰色布被。但他倆多麼親愛啊！偌俄身着很好看絨衣，倒在他那穿布衣的小伙伴懷裏，似乎很弱，但很可愛！這位暫時間會失去孩兒的父親，差不多很有點愛慕這紫色面貌的小孩。

——這是你的兒子？他問那殘疾人。

——不是，先生，那人回答說。我是童身，不曾娶過親……哦！多混帳！車輪折斷我的勝臂……但是事已過去。兩年前此地有位帶着小孩子的貧婦，是我的鄰居，勞苦死了。她鎮日紮喪家用的珍珠花園，那種職業，實在不能維持人的生活。她把小孩一直養到五歲，她的鄰家們到也常時照顧着去買她的花園。那時我就把孩子擔認過來。哦！我並沒有做多大的好處，但不久已博得報酬了。七歲的時候，他已經成爲有用的人。禮拜或禮拜四，只要他放學回來，就來幫我稱秤，幫我推車，凡我所不大大方便做

的事，他都幫我忙。我每天可賺十個法郎！你瞧，司道！多能幹。你的這位小少爺也就是他收留下的。

——怎麼？哥德福祿喊着說，就是這孩子……

——就是這個小孩子。他從學校裏出來，迎面遇着那一個哭得像淚人一般。他安慰他，盡力的安慰他，就像同他的小學友說話一樣。不過，令郎所說的話，人聽不懂。仿佛是說英語，又像是說德語，但總是沒有法子能令他說出姓名和住址……

司道引他來找我，我就在離那裏不遠的地方賣菜。於是許多婦人們圍着我們，好像蛙鳴似的七嘴八舌。

「應該送他到警署去罷。」但司道不許，他說：「那樣定嚇壞了小孩。」後來令郎又不願離開他罷了，我生意做不成，就送孩子們回家去。他們一同吃了點麵包，就像一對小朋友樣，後來，睡覺！你瞧，他們多可愛！唉！

在哥德福祿的腦海裏覺得非常奇怪……分明是在富翁面前揭起隔簾的一角，這層隔簾裏深藏着窮人

的生活，既好義勇，又富於感情。

——朋友，哥德福祿說，你同你的義子替我做了這件好事……你要知道我將來決不是忘恩負義的……從今天起……我看你的境況不大好，我想先奉敬，好誌謝意……

殘疾人用他那一隻不會折斷的手捉住哥德福祿的勝臂，他這隻勝臂已經伸到衣襟裏，裝銀票的旁邊。

——不要，先生，不要！不管如何……我決不受，寧肯說我不遵命。我們實在要金銀沒用，請你恕我慫恿，我也曾當過兵，——抽斗裏還收着我的獎牌，——我只願意自食其力。

——好罷，富翁回答他，你多麼義爽，一位老軍士……我看你不應該埋沒於推車負販……人還要倚重你呢。

但這位殘疾人冷清清的一笑，現出一種失望的神色，淡淡的答道：「這無非是先生如此念着我罷了……」

然則司道呢？哥德福祿喊着問，你該能許我注意他嗎？

——「嗚！那自然，畢愛榮很歡喜的回答。我那時念着這孩子在世上只有我一人可靠，因自嘆他『可惜！』因他的天資很好，小學校的教師們都很喜歡他……」

——現在，殘疾人說，我們把令郎移到車上去；因爲你想要送他回家一定比在此地好……哦！你把他抱到懷裏，他一定不會醒的，——這麼大年紀的人睡得最熟，

——不過應該先把他的鞋穿上。

哥德福祿先生隨着小販夫的目光看去，瞥見半殘炭火的爐台前，放着兩雙小孩穿的鞋：倭俄的新皮靴和司道的釘鞋；每雙鞋裏放着市上兩個錢買來的小娃娃，和從雜貨鋪買來的一小包洋糖。

——你不要見怪，先生，那時畢愛榮很羞慚的說，那是司道在沒有上床之前，把他自己的鞋和令郎的鞋一齊放在那裏……後來我從警署回來時，因我不知道令

郎不在我這所破屋裏過夜，所以我買了那些東西……你要知道……預備着孩子們……睡覺醒時……

哥德福祿眼裏飽含着淚……忽然走出屋去，一刻又轉回來，手上拿着一個帶着活動機關的馬，一箱鉛製的兵士，和他車上所存他下午所買的許多很精巧的玩具；走到畢愛榮面前，把東西放下，擺在小鞋的旁邊。然後雙手緊緊握着殘疾人的手，用一種很感動的聲音，震震的說：

——朋友，親愛的朋友，他對小販夫說，這是聖誕節的禮物，原爲我的小倭俄買的。我想等他在這裏睡醒後，叫他把這些東西和司道平分，司道這孩子從今天起就做了他的好朋友罷……我定要替你和那小孩子設法……並且我最要感謝你的，是因爲你不僅替我收留這失去的小兒，你並能喚醒我這不曾夢想過貧民生活的富翁，也知道世上有許多窮苦的人們。我再明白說罷，從今天起，這兩個熟睡小孩們的情狀，我永遠不會忘掉的！

欲知世界

潮流激盪 學術發明 政治趨向
教育設施 實業發展 社會進步

請讀英美各種雜誌

本館爲輸入世界種種新消息起見特代本國各界訂購英
美各種雜誌定價從廉手續便利倘承 惠顧請就近與各
埠分館及上海發行所接洽爲幸另印目錄函索即寄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啟

浙江興業銀行

儲蓄存款廣告

本銀行儲蓄存款利息較普通存款爲優設有需用隨時
辦理支取凡有洋一元或銀一兩即可來行開摺存儲並
付零存整付兩專供修學婚嫁養老恤孤等用分整存零
款次數分每一個月或每三個月或每六個月或每一年
四種期限愈長利息愈厚化整爲零利在按期支配用途
聚零爲整利在隨時積貯成數選存之法各從其便訂有
詳章請向上海北京路七十八號本銀行取閱可也

小(90)

續(295)

上海海銀行公會

東萊銀行廣告

本行開辦以來已歷六載資本金收足國幣
三百萬元 已向財政農商兩部註冊

立案專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設總行於青

島分行上海 濟南 天津 大連等處

其他繁盛大埠及北京均有特約代理機關

上海分行 自即日起兼辦(活期)

(定期)儲蓄存款 手續簡便利息

從優另訂儲蓄詳章如蒙索閱當即寄奉

上海分行

地址英租界河南路天
津路轉角五〇七號

電話

經理室中央四二六九
營業室中央四三九三
儲蓄股中央一七七四

電報掛號

五四九〇

營業時間

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止星期日 下午二時止



燭蠟牌孚美老點

本行最上蠟燭融
 度甚高冬夏皆宜
 燃點長久光極明
 亮每包六枝分九
 兩十二兩二種均
 白色

行孚美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緜緜。頭支膚多為，
 髮病之先鋒。他種惡疾，隨之而生。惟有
 「聯輝」護髮妙品，能去頭皮屑，防銹髮
 疾。講求衛生者，請試用之。

中國各大藥房均有發售
 上海廣東路十六號漢彌敦英行
 總代理發售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津浦路劫案之有辦法與無辦法

法 無我女士

南風吹沙，白日黯淡；正是北京城，五月上旬的天氣。有人說：「北京城好象一具絕大的金棺，表面上雖然光華燦爛，內中却是一般行尸，走肉，生氣毫無；在醉夢中度日而已。」不意在七八九號這幾天，居然有多數的人，聲色陡變，似乎從夢中警覺；從棺中復活。在下亦此中的一分子，自然知其究竟。原來不是警覺，是驚訝；不是復活，是尸變！

這時天外飛來，霹靂一聲，便是津浦路，中外人被匪劫擄，這件破天荒的不幸事街談巷議，紛紛不已；其中也有說：「政府昏聩，地方軍民長官不能盡責，便是一紙空文

的明令說了許多（殊堪痛恨）（交部議處）的話頭，依舊是隔靴搔癢，於事無濟。」也有說：「盜亦有道，賢於士大夫，你看他不能行走的老弱婦孺，放面。反拿錢給他們，豈不是尚有良心未泯，勝於率獸食人的閹員，議員嗎？」也有說：「貧富不均，平民生計窮蹙，挺而走險，嘯聚山林，亦屬萬不得已，雖說公然為盜，倒也直捷痛快，還比人面狗心的軍閥，財閥，強得多呢。」這都是當時真正的輿論。不過說的信口開河，聽的秋風過耳，對於事實毫無關係。

中國官吏，是鎮靜慣了的，總說是有辦法。問他良心上實在是毫無辦法，因循推諉，祇盤算自身的地位，財產，怎樣作弊，怎樣下臺；至於影響於外交國權上的危險，當然不足繫心。最熱心，忙碌的，便是那東交民巷的公使團，但是緊急會議也罷，正式抗議也罷，總要把被擄的人救回，纔算第一問題了結。投鼠忌器，用兵剿固然是非法，用錢贖也是笑話，我想外人的研究結果總不外犧牲金錢將人贖回；再慢慢的同中國政府算賬。祇怕這篇賬算起來，

將來要老大的喫虧呢！好在中國人喫慣了虧的，這也不在話下。

你道這時盜窟裏，是何景象：被擄的露宿，風餐，呼天不應，受盡種種驚悸，困苦，是不用說的了。原來那一羣強盜，也在開會議咧。

甲說：「這次擄來的中外人，至少可值壹百萬元，少了是斷不贖與他的。」

乙說：「一百萬元，我們是要鈔票還是要現洋呢？」

丙說：「鈔票怕有假的，自然還是要現洋。」

丁說：「現洋雖好，祇是一百萬元，多而且重，我們一千多人一個人拿五六百元，有二三十斤重，恐怕有點費事。」

戊說：「這話真傻，我們不會用車載馬馱嗎？」

己說：「他們要是將大軍埋伏在交換地點附近，候我們人款成交後，即行圍攻，那時我們不但一錢不名；并且一命枉送，這是根本切要的問題，還請諸位弟兄詳加考慮纔是。」

庚說：「叫他們先給錢，我們將錢到手，再行放人，豈不妥當。」

辛說：「要是我們錢到手，仍不放人；難道他們就算不到這一着嗎？」

壬說：「我出一條安全的妙計，便是分批交換；可以公然行之，他們仍不敢動手，到了最後一批留下四五個外國人，我們便帶在身邊，走幾十里路放一個到人放完時，我們已在幾百里外，可以逍遙四散了。」

壬是個前清的秀才，也曾學過陸軍，當過幾天軍官，果然智謀出衆，大家一致贊成，這條妙法。盜窟的會議，便算告一結束。

有人說：「你這簡直是理想的替強盜出主意，豈非助桀爲虐嗎？」在下答道：「政府是口口聲聲無論大小事總說（有辦法）還用得着我替他出主意嗎？老實說，作強盜的主意，比我還更精。辦正事的主意我固然未必有，他們當然更沒有了，且候幾天再說罷！」

星期消遣錄

(著原三泊莫)



第九章 赴宴

當國慶日。巴之部長彪杰禮。得巴圖魯勳章於勳級會。綜其生平忠事王室者三十年。鞠躬盡瘁於民國者又十年。其僚屬雖與同勞共苦。而酬庸只及于首領。不慊於心。然以一人有慶。羣僚與有光榮。故亦樂之。彪新得勳章。急欲慰勞同僚。乃即星期日邀各同僚燕飲於私第。

開趙

其第宅形式色澤。一仿阿拉伯屋。爲開茶食音樂跳舞會之絕好場所。地段適當交通要衝。有鐵路橫貫其花園。距庭除可二十密達。園中有圈。成圓形。草地一區。中鑿水池。用三合土仿羅馬式築成池。蓄紅色鯉魚。池心起一噴水管。時時噴水。如虹之升騰空中。發射極遠。可令全園見者。無不歎賞。

彪每日清晨五時。卽起身披絨繩小衫。大腹蟠蟠。突露腰帶之前。輒盡力抽抽水機注之蓄水池。以供此噴水池之噴射。俾退休來遊者。如服清涼劑。無虞炎熱也。

是夕賓客絡繹而來。無不交口譽此主人之私邸。有時遠遠開汽笛烏鳥聲。彪輒對客言。是車來某處。去某處。不爽毫黍。而客見車過。有揚冠揮帽以與憑車窗之乘客爲禮以取樂者。

既而部僚畢集。次長甲必丹。頭等部員巴爹儂。其餘則爲少勃雷范朗。此二人翩翩公子。每日到部視事。必爲衆人之殿。及賴特。人均稱爲大言不慚者。尙有錄事蒲懷釀。

賴特爲人甚怪特。或目之爲迂拙。或譏其爲不遜。而人咸畏其好道人之短。其人老邁。身材瘦小。渺其一目。另一目則爛爛有光。白髮婆娑。平居喜議論部務短長。牢騷滿腹。賴亦嗜讀。博覽標襲。尤好作不平鳴。遇事輒吹毛求疵。肆意攻訐。又善強詞奪理。以折服人。人亦有惑於其言信以爲是者。有心雖以爲不可。而又無以難之者。每道及賴。輒曰。咄。此老朽。賴以狂妄。久久不得升遷。同僚之庸碌無能者。均飛皇騰達。而彼仍偃蹇居下位。益鬱鬱不自得。每於稱人中滔滔議論。肆無忌憚。座中羣相貽愕。以爲如此之人。何竟能長保其祿位。

須臾。衆就席。彪乃起。以簡短之詞對衆致謝。謂全賴諸同僚協力匡助。致有今日。繼言彼矢志對於下僚之提攜。必隨其官階之晉陞而益致力。末感謝政府之宏恩。竟能惠及微秩。次長甲必丹乃代表全體同僚致其答辭。無非祝賀讚頌之語而已。演說畢。衆鼓掌。於是舉七飲饌。席間隨意閒談。初無衝突。果品之後。繼以咖啡。有人偶發

議論。賴觸賴特之牢騷。遂大放厥辭。蓋有人謂此巴國魯之家庭。氣象雍雍。足見伉儷敦睦。令我輩醉心於兒女之情不置。又有人盛稱女子種種淑德。謂其性格之柔婉。臨事之辯給。判斷之審慎。心思之縝密。賴特乃起而抗辯。力排衆說之非。彼見衆不之直。乃援引各國賢哲之說曰。史各賓諾德之賢哲也。其言男子月旦女子之色。每惑於其所嬖倖。彼稱彈肩楚腰。豐臀纖脰之爲美者。恒隨其愛情爲轉移。所謂情人眼裏出西施也。蓋美之名詞。固無定評。謂女子皆無鹽。亦奚不可。因女子大抵無美術之天才。其音樂詩歌圖畫等。僅模仿皮毛。以博男子之歡心耳。沙勃雷一旁插口曰。若人之言愚甚。賴特微笑續其言曰。君毋謂其愚。吾法之著名山水畫家盧梭。亦謂婦人莫有篤好一藝。潛心其間。自名一家者。沙故作滑稽。聳其肩曰。盧梭亦愚。賴特復笑曰。尙有皮龍。彼素左袒婦女者。亦言女子主中饋。理針黹。而非濟世之材。與談宗教。則虔誠有餘。與論詩歌政治。則學識不足。彼所研求。不外如何祈神求福。

如何烹調適口也。循是以言。女子之習繪事音樂。未嘗有一畫之足以名世。一閔之可歎絕響也。何者。因女子應世之材。終遜男子一籌。此天賦女流。所以自別於社會。而以相夫爲人道之大倫。

巴爹優勃然怒曰。然則宋女史又何說。曰。此爲例外事。有其偶然。物有其特徵。固不可執此以概其全。英儒斯賓塞不云乎。往往因境遇之逼。而男女易性者。試舉一例。則男子而寧乳。曾見凶年。饑饉嬰兒有失母者。其父乃寧乳哺其兒。然固不可以產乳遂爲男子之通性。循是以言。女子間有一二出其卓犖之材藝。以與男子對抗者。又豈可遂謂爲一概女子之天才耶。巴固坐於情者。益忿曰。子非吾法蘭西人歟。吾法愛國男兒。必俱俠骨柔腸者。賴特即難之曰。吾之愛國心。固極薄弱。此言一出。頗犯衆怒。彼仍泰然言曰。吾子固必不以窮兵黷武爲然。草菅人民。殘殺不已。必成爲野蠻時代之一境。故善戰者服上刑。且國家所尊視者民命。政府固所應保護之也。乃糜爛其民而戰

之子謂仁者爲之乎。兵凶戰危。既知而又犯之。追原禍始。何莫非愛國之一念爲階之厲耶。殺人之盜。固爲越貨。今相殘殺之健兒。皆兩國之無辜良民。或爲富有膏腴樂共天倫之家督。或爲淹通藝術之名士。顧乃驅之鋒鏑。俱遭慘劫。果何道歟。非爭城奪地之愛國心。有以激而然耶。其與殺人之盜。相去幾何。

衆俱不樂曰。今當燕會。何談此不歡語。巴又駁之曰。彼死難之士。固有其志在。曰何志。曰道義。賴特粲然曰。至於道義。吾請設一例爲君言之。子知拆白者乎。頭戴絲絨巾。薄游夜花園。誘良家婦女。而特以營生。此固爲道義上所不齒。一座不悅。盡作鄙夷之狀。賴特又曰。彼輩今日爲人所不齒之賤丈夫。然當百年前高車駟馬之縉紳。以矜貴自持。往往交歡於一貴婦。揮霍其金錢。直至床頭金盡者。衆咸不以爲忤。反以爲榮。而豔羨焉。然則道義曷嘗有定評。彼時以爲榮。轉瞬又爲辱矣。

彭此時頗不耐聽。欲以言止之。乃曰。賴特先生太卑視社

會。吾人固貴有一定宗旨。以政治言。沙勃雷先生。則正統派也。范朗先生。則保王黨也。余與巴先生。則俱爲共和黨。所持宗旨雖各不同。而不害其爲良友。相處懽然無間。蓋士各有志。而不相侵犯也。

賴奪亦曰。余亦有宗旨。余之宗旨。甚堅定。巴昂首冷言曰。願聞先生之志。賴特急曰。余之宗旨。則以爲專制之政體。背謬。選舉限制貴族之政體不公。民選共和之政體。迂而無當。

以兆民之衆。人材之盛。付託于一人掌握中。生殺由之。此維一至尊。或耽於逸樂。或荒于酒色。或好大喜功。乃不惜將國家歷來之富藏。糜費一空。數百萬生息休養之生靈。喪身沙場。余故曰。專制之政體。背謬也。

若以一國之治理。付諸少數貴族之手。則野有遺賢。培克在位。余故曰。貴族之政體不公。此理明甚。無待余之喋喋。至於更代之以民視民聽之共和政體。則一國不肖者多。而賢者寡。充其量而言之。使吾全法有聰明睿智之聖人。

五。更推類以求益之。以賢者二百。君子成千。優良之士。或萬。合此萬一千二百有五人。爲國之俊。僅能組織一參謀部。而彼蚩蚩之氓。則爲無量數之師旅。夫旣一國之中庸人占大多數。則欲其選舉而能必得英明之主治者。勢所難能。

民選固可認爲至公允之法治政體。無如其無當于實際。請更引申其故。使爲國家選任治之人。盡爲國之賢良。而所當選者。盡爲關心民瘼之英傑。其人所謀者。又盡爲民求福利也。此僅可爲烏託邦之理想。現諸事實。則有不盡然者。蓋所謂國之賢良。僅如麟角鳳毛。而庸昧愚弱者。實繁有徒。况治人者。旣出于治于人者之推選。則必各從其類以求。故結果當選者。庸衆乃遠超于賢智。必也使賢智之於庸衆。萬中得一。則投選賢智之票必萬。以當庸人之票一。使君子之於小人。百中得十。則必投選君子之票百。以當小人之票十也。若是庶可相敵。而得賢良之政府。試問事實上能乎不能。吾故曰。民選共和之政體。迂而無當。

昔有人焉。一無才學。而不能操業。乃習爲照相以糊口。竟被選爲議員。試問以如是人物組成之政府。必粥粥無能爲。既不能作福。亦不能爲禍。選舉之流弊如是。專制政體則不然。反手爲雲。覆手爲雨。其君昏庸。爲禍極烈。一朝省悟。爲福亦正無窮也。惟如是之君不多觀耳。

綜觀以上三種政體。余固無所可否。惟余爲主張無政府主義者。卽視政府爲等閒。爲無物。一任人民之自由發展。推於極度。則政府如贅疣。無益而有害。余故非之。此則區區之結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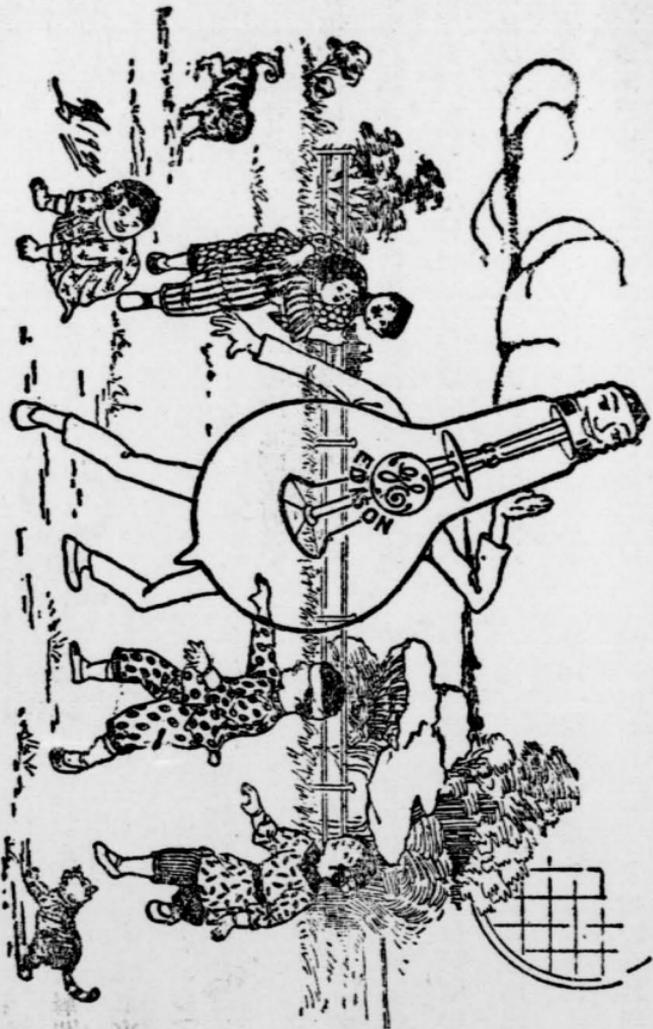
滿座聞之。無不怒形于色。所謂正統派、保王黨、共和黨、一

概均被抹煞。怒不可遏。巴尤怒氣填膺。顧謂賴特曰。然則子無一而可耶。賴特直截答曰。無之。衆怒甚。均欲阻其語。彭杰禮身爲部長。從中調停。婉言曰。諸君休矣。吾人各有意見。固不必屈己以同人。亦毋庸強人以從我。諸君以爲何如。衆皆悅服稱善。惟賴特則無往而不反對者。尙欲作最後之辯論。曰。格言有之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言誠至切合。余不須三言兩語。卽可折服諸君。無以難我矣。此時衆亦不置辯。須臾席撤。各各散歸。俱相謂曰。此老無禮太甚。不知其頭腦如何生成。荒謬一至于此。



奇異安迪生燈泡。

光照萬物。遊戲之處。尤為合用。



理總行洋昌慎商美



售發有均店料電各

L76



紅葉秋痕

西神

江浙二省。山水明媚。遜清時江之蘇。浙之杭。各置巡撫。屹然爲省會重鎮。官途中人咸具脚靴手版。儼寄一塵。聽鼓於此。庶類既繁。百貨雲集。工商各業。駢闐都市。故諺有上天堂。下有蘇杭之語。辛亥之秋。武昌起義。國步既改。官制旋更。西湖一勺水。爲軍民二長所駐地。尙能保其舊日尊嚴。近且崇樓傑閣。掩映湖山。遊戲之場。歌舞之臺。儼具海上雛形。沿湖勝地。多巨姓別墅。或爲偉人埋骨地。歐式紅樓。夾道相望。記功之碑。高矗雲表。廬山真相。面目全非。懷古者遂有西子不潔之歎。然俗尙殷闐。固遠勝於吳王臺畔。俗諺蘇人爲空頭。以今日之冷落。視當日之繁華。如

露如電。一現曇花。謂之曰空。若爲語識。特采香之徑。花步之里。水軟山溫。消魂蕩魄。猶是曩年故態。或因政客喧呶。羣集秦淮河畔。吳中勝蹟。轉得長迴俗士之駕。蘊素葆真。自安幽躅。山雲有知。且將深自慶幸。蓋勝地名區。必遠離市塵。爲裙屐所不易到者。方有幽尋之價值。若山塘十里。斟酌橋邊。猶人籬落中物。虎阜一拳。等於培塿。儉夫俗子。聯袂偕來。池劍不鳴。山花謝覆。即使生公當此。恐亦無可說之法。若鄧尉之香雪海。靈巖之響屐廊。遠屏塵鷺。自饒秀淑。而天平山之紅葉。尤爲秋來勝景。天平卽支硎隱居處。俗稱觀音。蓋譌支硎之諧聲耳。別名白雲。有上白雲

中白雲下白雲之目。每當素霜朔節。青女戒寒。紅葉白雲。天然繡縵。蘇人輒泛蘭橈。喚筇與命儔。作天平探秋之遊。顧其所豔稱者。爲范墳之萬笏朝天。面文正之墓。有山翼然。石皆拱立。遠望如象牀列笏。堪輿家言。指爲無上吉壤。文正墓前。石像巍然。正笏垂紳。令人肅然起敬。然嘗有人與守墓者仇。乘夜竊負石像之首而逃。里正聞諸官。幾與大獄。文正能覓吉壤於生前。不能保其首領於身後。堪輿之說。殆可恃而不可恃歟。蘇人之遊天平者。獨嘖嘖稱文正故事。若以據其懷古之蓄念。而於白雲紅葉之佳麗。轉不甚關心。地以人重。苟無文正之點綴。則御溝紅葉。誰爲詩媒。葉落鷓啼。山空人寂。或且永絕游屐。亦未可知。以是知草茅下土。崛起田間。一空憑藉。終能爲造時勢之英雄。其度量當超越尋常流輩。奚翅百倍。世無真賞。豈獨一紅葉爲然哉。十餘年前。余僑寓金昌亭畔。每當秋風游爽。輒招邀俊侶。喚奚童攜小蠻榼。鷓鷯之杯。葡萄之酒。佐以筍脯山果。就上白雲深處。取桃筌布地。作展重陽之舉。

天風蕩胸。酌酒酌客。遠視三萬六千頃中七十二峯。若可見。若不可見。視靈巖之瘦塔。則近在几案。誦吳夢窗詞。秋與雲平之句。輒疑此身已脫去塵世。嘯歌竟日。至素娥灑魄。盈盈跌入酒杯中。始取道下山。至今山中苔石。猶歷歷留吾輩杖頭痕。山去城十餘里而遙。距楓橋僅數里。楓橋去城又垂及十里。以是吾輩遊山。必策勳於晝舫。時或暢游忘晚。舟過楓橋時。適月落烏啼霜滿天也。醉臥舟中。一宿乃返。時吳中游舫。以三家爲最著。船娘之殷勤。壓酒勸客。使人不飲自醉。肴饌之鮮潔。不以珍錯著。而以出奇闢勝著。所作點心。羅盆盞數十。荷紅淨綠。擅色香味三者之勝。人各一品。品各一器。無一相同者。舫中物具。精雅古秀。余嘗諧語。似此陳設。權牽小舟於岸上住。安得謂爲癡叔。紅衣漁父。何必作烟波釣徒。功成身退之范大夫。何必擁風鬟霧鬢。一棹五湖哉。然余性疏懶。不能爲此三家作氏族志。如江山船之九姓。傳列世家。又不能如厲樊榭之作吳船錄。爲此中人作行祕書。臚陳掌故。僅能以代數術中

之甲乙丙三字代之而已。余當日與丙舫尤習。故於舫中人身世亦較悉。彈指華年。修蛇赴壑。閒居追想。恍如亂後子遺。含淚說太平盛事。筆而記之。亦可供水天之逸話。作花月之祕史觀也。

余朋輩中有自署玉鮓生者。故遼陽世家子。其尊人開府秦中。遜清末造。凡作大官者。不必人人與富期。而富自顯。然戾止。玉鮓生之尊人。夙以清流自負。當官時嘗署其門曰。公門似水。臣節如山。然至謝政歸田時。出囊中資十一。購置田宅。鄉人輒咋舌歎曰。鉅富哉。吾鄉前此所未有也。玉鮓生少襲餘蔭。納粟爲候補觀察使。錦衣玉食。享用萬方。又購得某氏廢園。大加修葺。水木清華。遂爲吳中名園冠。玉鮓生雖豪侈乎。然其爲人雅嗜吟詠。能鑒別三代彝鼎。特癖好太多。初癖於書。宋元板本。計葉酬金。繼癖於畫。得宋人楊妃出浴圖一軸。費至鉅萬。時吳中收藏之富。首推怡園顧氏。玉鮓生既得此畫。思有以自炫。將設盛饌。速嘉賓。翹此畫以與怡園抗。先期過虎頭齋中。徵露此意。甫

至。見名畫高懸。古香遠襲。諦視。則己所購出浴圖之畫本也。界畫之工。設色之妙。絹色之古。與己物差相彷彿。而神韻則遠在其上。乃爽然不敢啓齒。茗話之頃。若有芒刺在背。寒暄少時而別。旋易其癖於骨董。碎金屑玉。雜置一室。仰者爲鼎。俯者爲鐘。爛鐵破銅。一經平子。都成瓌寶。覓良工拓墨。仿窻齋集古錄例。詳加考釋。以所藏孟鼎弁其首葉。見者或疑籀文太弱。不類三代人手筆。且原器爲十六金符齋中上品。潘吳考訂。足爲好古家張目。何得更有此第二鼎遺落塵世。玉鮓生斷斷與辨。謂古人製器。往往不僅一事。故有一器數見。而其款識絕無一字少異者。座客有好事者。獨負氣不肯屈。玉鮓生偕與俱歸。出鼎相質。古翠欲滴。寶光四射。客試以椎擊之。翠墨應手落。簌簌如雨。下客乃盛氣言曰。雙眸幸不盲。田舍奴我豈妄哉。玉鮓生經此鉅創。乃謝絕一切收藏雅事。漸與社會中聲色貨利相暱。生妻姚氏。父爲粵中名翰林。京察外簡。歷官至山左布政使。姬侍雖多。他無所出。僅此掌珠。寶愛可想。粵人多

烟霞癖。生妻少即嗜。此姚父以寵女故。招生作外黃之贅。彌月後言歸壻鄉。舟渡黃河時。生時年少意滿。雅以經濟才自負。元氣渾然。未經雕鑿。舟中偶及鴉片戰史。生乃盛言其害。且謂以卿才調。何亦沾染及此。人言可畏。如流長飛短何。生妻憬然悟。立將所攜大土二箱。擲諸黃河。曰。以洗吾辱。從此更吸阿芙蓉者。有如白水。及生入宦途。亦染時習。既往除書畫骨董諸玩好。閒居無聊。輒與烟霞爲侶。姚必苦口勸諫。曰。郎忘曩日黃河舟中之事乎。信誓猶在。而躬自犯之。何以謝我。生初聆是語。爲之動容。久則以老生常談視之。不復厝念。顧姚有俠骨。萬不忍生自陷於不義。日夕聒於其側。值生熬製成膏時。必染指於鼎。曰。郎吸其熱者。我嘗其生者。生終不少悛。而姚竟發憤成疾。彌留時。猶呼生至九華帳前。以玉手拊榻沿者再。喘氣言曰。可以戒矣。言不成聲而歿。卽此一端。可知生曾得賢內助。家人之卦。雖吉無補。似不能曲爲生恕。願生又嘗得一忠僕。僕曰杜福。俗稱人之大而無當。虛有其表者曰大阿福。蓋

坊肆所製黃胖春泥。有此一種。因以土偶之名名之。杜福之腹。大如五石瓠。行時蹣跚跚前。杜大諧聲。玉鮓生家無上下大小。咸以大阿福呼之。福顧不任受。曰。大則有之。福於何有。或問生大阿福何能。而子乃不加罷斥。生笑曰。亦食五斗米耳。福聞之。絕食者三日。幾作餓鄉中人。生嘗欲取樹根之蟠屈者爲花盆架。詔福至園中求之。且示以標本。福徘徊竟日。空手而返。問樹根何在。曰。奴子長日立園中。見樹無自倒者。伐生不祥。需之何如。生得一珍禽。使福爲之籠。福累磚爲牆。自朝至於日中。高已及肩。生問之。故曰。牆高則禽不能出也。閩人偶患疾。使福庖其職。不能記來客姓氏。生詰之。則曰。某也髻。某也帽。某也美秀而文。似吾家之三太。惟嘴上多數把毛耳。三太者。生之愛子。於羣從姊妹行中行三。以生溺愛故。咸以太尊之。猶言至高無上也。福之行事。大都類此。然其爲人有血性。能急主人之難。司筭鑰數年。從無毫髮私。生園中饒泉石之勝。花木竹石。悉福一人爲之料理。漸識物性。如柳州所記之郭襄

駝。然生僅逾量優容。不加罷斥而已。初未嘗別垂青眼也。生居吳中久。吳門花事。歷歷如數家珍。旣賦悼亡。不能不爲鸞膠之續。而涉足花叢。視深閨爲禁地。昔孔云亭評泊李香君爲香扇墜。言其嬌小可掬也。近日吳下羣花。率多以未成年者充選。房政一切。則由老於此中。如石翹風者主持。幾於無人不香扇墜矣。亦有發育過早。如暖塢唐花。賽先漏洩。因之拳曲靡腫。戕賊天賦者。生所眷有曰蕙風小樹者。亦香扇墜之一。生於寵過甚。嘗曰。小於么鳳輕於燕。使遇漢武。不當置葦中作留仙舞耶。或笑其年齡相去太遠。直當父視玉釵。奚以妾爲。生笑曰。玉釵固蘭之一種。蘭蕙相處。是真同心之交。吾終老於蕙風小樹中矣。時花榜之習方熾。曲院中人。咸爲虛榮心所鼓盪。以奪得狀頭爲快事。蕙風自詣於才望門第。萬無得魁選理。然又不肯示弱。則日絮聒於生前。生慨然曰。有我在。視取龍頭如拾芥耳。乃出重資。遍募投票者。僞爲投票選舉之制。議員選舉之弊。生於爾時已小試其技。自開風氣不爲師。生殆有

焉。投票旣竣。擇日大會羣芳。當衆開票。更擇一人爲臚唱。結果蕙風小樹以二萬三千一百五十票當選。爲花叢魁首。臚唱聲中。萬花低首。更至寒碧山莊攝影紀念。一花一影。遍贈知交。慶祝大典。遠方斐律賓花王之舉。可無愧色。計是日所費。移充善舉。可活貧民無算。或移作公家建築之需。華嚴樓閣。彈指間即可湧現。然生意固謂舍此末由表示豪態也。選舉旣竣。必謀量珠爲聘。蕙風小樹之假母老於閱歷。索價萬金。不肯稍讓。時辛元和者爲全省能吏。第一某公。與蕙風假母有連。生以同僚之誼。浼元和令居間說項。始以八千金定議。藏嬌之日。盛張供具。金屋中珠簾玉鏡。下至爐薰茗椀。悉由玉釵生先期選購。吉時親迎。萬人空巷。爭觀盛事。室中紙醉金迷。入其中者。咸作橫波夫人迷樓想。蕙風假母固爲丙舫主人。玉釵生因亦視丙舫爲家中不繫舟。凡有議會。悉假丙舫作東道主。余識玉釵生在宣統初元。時余方爲慘綠少年。生已四十許人。獨許余有雅骨。間日輒走佇邀余。使陪末座。大抵探幽尋勝。

蹤跡多在內舫。近局敲詩。則多在其園中。蕙風小樹則仿紅袖添香故事。拂紙捧硯。蹀躞筵前。客有作劉楨平視者。玉魀生亦不以爲忤也。願生雖曠蕙風甚摯。而蕙風於生。若離若合。間作冷語。中人若刺。生亦怡然愛之。無慍色。座客有楊二龐大。皆貴介子弟。楊尤翩翩如濁世佳公子。蕙風每與諸謔。漸近於褻。蕙性固聰慧。侍生數年。精解韻語。一日席次。不見蕙至。生命平頭奴速之者再方出。雲鬢蓬飛。淒然擁髻。眉黛間隱隱有恨意。余戲之曰。子何姍姍來遲乎。蕙風微哂曰。君尙不知余之鬱鬱居此耶。余詫其屬對之工。而又訝斯語之突然而至。回顧則楊方立於其後。若相眉語。生願坦然。若無所容心者。是年之秋。生招余至天平同看紅葉。時生已意興衰颯。不似前此之豪邁。舟中語余曰。余近日竟舉債矣。先人遺產。爲余揮霍殆盡。宦囊所入。能有幾何。計一歲所得。尙不足蕙風一月之用。余頗悔前此之孟浪也。余急以他語亂之。旣喚肩輿登岸。循匡直上。至童子門。生謂此間憑高下覽。最占一山之勝。宜舍

輿步行。乃共攜筇而進。俯視山凹。豁然開朗。霜飽花濃。如織秋錦。生指楓林深處語余曰。此正東坡所云點點是離人淚耳。旋拾墜葉數片。袖之返舟。途次見日本人來看紅葉者。輒跨蹇驢代步。帽簷之上。遍插楓葉。得意疾馳。秋風忽來。吹帽墮地。俯身拾帽。傾側而仆。余及玉魀生成坐肩輿中大鼓掌以爲笑樂。旣登舟。蕙風方手煮南塘鮮菜以進。雞頭初剝。入口溫馨。生取所拾紅葉。題小詞其上。調倚謁金門。方書至風狂天不管句。余笑曰。此非拾淮海瘦煞人天不管語耶。吾子可謂善盜。諸語未終。風起吹葉。飄落水面。余更失聲呼曰。此真個風狂天不管矣。由今思之。此中一夕話。語語若爲預識。忽忽十年。玉魀生終以窮死。垂死前數月。猶致書親故。力言名士之不可爲。又極羨香山曠達。能遣駱馬。放楊枝。爲不能忘情吟。味其語意。似爲蕙風小樹發也。前年秋。余過吳門。重游天平。所履畫舫。似曾相識。牽帷數視。蕙風儼然在焉。把酒勸客。極意交驩。座客有與玉魀生雅故者。咸有笛裏山陽之感。泫然詢蕙風玉

飲生事。悴懣支離。亦不能盡答也。相對增歎。謂生不負蕙風。蕙風實負生特甚。游天平之明日。余駐裝未發。訪玉觥生故園。園門題額。已由隣叟摧折爲薪。井上新桐一樹。是生所手植者。亭苔玉立。蔭可丈許。種花人不知何往矣。秋花數叢。傍階抽莢。小白長紅。爛如雲錦。空堂蝙蝠。聞覓然。

足音。撲翼爭飛。一老蒼頭著棉襦。咳且髀。蹒跚出視。余初不審誰何。聆音察貌。始識爲生之老僕杜福。福強余坐東廊盡處。彈淚述玉觥生遺事。余欲覓一語慰之。苦思不得。但淒然語曰。阿福。爾亦老矣。福頷首者再。似知余此言中。含有無限傷心也。

春閨花月詞 曹蘊聖

影弄花陰月伴癡 回文

東窗小立夜清清。曲徑依闌玉佩鳴。紅襯綺羅輕染色。碧凝烟木遠遺聲。同心兩結花拈笑。共影雙留月伴情。工巧自然天質素。風乘我醉入飛英。

青青踏去閒遊騎 回文

農花數徧踏芳芬。半寸紅尖出練裙。人醉看山青到酒。女遊乘騎白如雲。新妝倩去吟聲細。淺笑扶來逐隊分。噴見面霞輕斂袖。頻頻顧影惜離羣。

粉 酵 發 雅 洛



食 品 第 一

物 質 純 粹

理 經 總

行 洋 利 公 商 美

賭彩

(乞呵夫著)

靜軒主人

(一)

這是一黑暗的秋夜。老銀行家在他書房裏，從這角到那角，踱去踱來；兀自回想着十五年前秋天，他所設的那次宴會。在那次宴會中，有很多聰明人。高談雅論，更自不少。他們談別的事當中，也夾着斬刑的問題。客人們中有很多文人，和新聞記者。但是多半不贊成斬刑。他們以為這種刑罰，算是過去時代用的，大不合於現在信基督教的國度；並且也極其不道德。他們中間，有人贊成用終身監禁來代替斬刑。

主人說道：「我不贊你所說的。」

我自己既沒有經歷過斬刑，也沒有

嘗過終身監禁的滋味。不過若是遇見一筆案子，照我的意見推講起來，斬刑究竟比終身監禁，要近乎道德，近乎人情的多。斬刑殺人，不過一剎那的時候。終身監禁，簡直是慢吞吞治死你。你想一個人，只用幾秒鐘殺死你；一個人要無數年慢慢的抽你的命；這兩個執刑人，那一個是近人道的呢？

一個客人說道：「這兩個都是一樣的不道德；因為他兩個都是一樣的要人的命。國家不是上帝；他們沒有這種權柄，取去他們不能歸還

的東西。」

同座當中有一個律師，年紀很青，纔二十五歲。有人討論他的意見怎樣。他說道：

「斬刑與終身監禁，是一樣的不道德。不過若是在兩樣中，讓我隨意揀擇一樣，我情願得那第二種；活着總比死的好。」

這個時候發生了一種劇烈的辯論。老銀行家那時候還很年青，血氣很剛；所以發了脾氣。他用拳敲着棹子。向青年的律師喊着道：「這是打誑語。我情願賭給你兩百萬，你也不肯囚在一間小房裏五年呢。」

律師答道：「若是你果然認真，

不但五年，我情願賭給你十五年。」

銀行家道：「十五年！好！諸位，我

賭二百萬！」

律師說道：「贊成。你賭二百萬，

我輸給你我的自由。」

這種野蠻可笑的賭彩，於是實行起來了。這位銀行家的資財，在這時候，不知有多少百萬；幾乎算計不清。脾氣很壞，也很任性；故此有些喜不自勝的樣兒。吃晚飯的時候，他嘲笑著向律師說道：

「少年人啊，快點覺悟罷，遲了就來不及了。二百萬金錢，於我可算不了什麼；但你却要糟蹋三四年極好的時光。我說三四年，是因為知道

你決不能再多守下去的。不幸的人

啊，不要忘了；自己情願監禁，要比強逼的監禁，難得多呢。你無論什麼時候，都可以恢復自由的；只這一點意念，能毀破壞你在小屋數年的功勞。我實在可憐你。」

現在這位銀行家，從這一角，到那一角，踱去踱來，都是回想這一切的事。

我為什麼要這樣下賭呢？這有什麼好處呢？這位律師，失去了十五年的光陰。我虛擲了兩百萬。這樣，究竟能叫人信服斬刑，比終身監禁要好些，或是壞些嗎？不啊，這完全是瞎鬧無益。我一方面，顯出一個餓肥食甘的任性。在律師一方面，完全是

貪着金錢。

他又回想着那次夜宴以後的事情。律師決定了被他監禁在他花園角上的小屋中。嚴緊把守着。兩下議定在監禁時期中，律師不得出門一步，不許接見生人，或聽人說話的聲音；也不許接收信札和新聞紙。但是可以得着一個樂器，可以讀書，可以寫信；也可以喝酒，吃煙，照約他也可以從房子裏面，一個特製的小窗上，與外面交通消息；但是不說話。凡必須的書籍，樂譜，酒等，可以盡量要索；只須從小窗子裏，遞出一個字條子就設了。他們立的約，寫得極其詳細，使監禁的滋味，極其寂寞冷落。律師必得在小屋裏面，整整住十五年。

從一千八百七十年十一月十四日，十二點鐘。住到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十二點鐘。律師若是稍有背約的地方，譬如在期限未滿前兩分鐘逃走，銀行家就可以取消二百萬賭金的約。

監禁的第一年，從律師的字條子上，可以看得出他很吃了些寂寞，和煩悶的苦。從他的小屋中，日夜有彈弄鋼琴的聲音。他拒絕煙酒。他寫着道：「酒能引出希望。希望是囚人的大仇敵；且而最苦惱的事，莫過於獨自一人喝上等的美酒。煙草使他房子裏的空氣變污濁了。第一年中，律師所要的，却是些消遣的書籍；如言情小說，罪犯，怪誕的故事，和喜劇

等等。

第二年沒有鋼琴的聲音了。律師所要的，盡是經文一類的書。第五年又有撫弄音樂的聲音。被囚的人要起酒來了。看守他的人，說他在這一年中，完全是吃喝，和在榻上尋那黑甜鄉的滋味。他常常呵欠；怒聲同自己說話。不愛讀書。有時整夜的坐着書寫；用很多的時候寫到了早晨又撕碎。又聽他哭了多少次。

第六年的下半年，囚人發憤的研讀各國言語，哲學，和歷史。他研讀這些科目，如飢似渴；銀行家幾乎來不及替他備辦這些書籍。在四年中，差不多替他購買了六百餘種。正是這個情緒抽盡的當兒，銀行家收到

他以下這封信道：「親愛的獄官。我這幾行字是用六國的文字寫的。請你拿給專家，請他們讀讀。若是他們瞧着裏面沒有一絲兒錯誤，我求你命人在花園中施放一鎗，我聽見鎗聲，就知道我的心血沒有白費。古今各國的才士，說各國方言，他們都有這同樣的熱忱。唉，你知道我能懂得這些文字，我是如何快樂啊！囚人的希望如願了。銀行家命人在花園裏施放了兩鎗。

十年以後，律師鎮日坐在棹子前不動，專門讀新約聖經。他在四年中，能精通六百種深奧的書籍。像這種淺顯易讀，而很薄的新約聖書，却要用一年來讀；銀行家瞧着希奇極

了。後來他又讀些宗教神道的書籍。

在末了的二年中，被禁錮的人，見書便讀，讀的很多。有時讀天然科學，有時又讀沙士比亞，和擺倫的著作。他常常寫出字條兒，同時要一本化學，一本醫藥學，一本小說，和一些哲學神道學的論文。他研讀這些書，好像人在大海中，遇圍有些破船的碎片，一時抓住這塊，一時握住那塊，想當作逃命的機會。

(二)

銀行家回想這一切的事，自己忖着道：

「明天十二點鐘，他可以得着自由，照約我應當輸給他二百萬，若是我給了他，我自己就算完了，我的

家就永遠毀了。」……

十五年前，他數得出多少百萬；但是現在他幾乎不敢自己清理是錢多，還是債多。證券交易所的買空賣空，冒險的投機，和他到老不改的放任脾氣，漸漸使他的事業衰敗了。無畏而自信的驕傲商人，變成一個平常的銀行家。市面的一升一降，都使他戰慄震驚。

這位老人，搔着頭兒，很絕望的抱怨道：「可咒咀的賭彩……：這個

人怎的不死呢？他剛四十歲，他將要拿去我所有的，他可以娶親享福；去買空賣空。我却如同乞丐一樣對他瞧瞧；並且每日聽他同樣的話，「我享福全是仗你的幸運，讓我幫助

你罷。」唉，這個太難受了。只有一個法子逃去破產，和丟臉——就是這個人，一定要死。」

現在正敲了三點鐘，銀行家正聽着了，全屋中大家都睡熟了；單可以聽見窗外上了凍的樹吱吱的聲音。他從保險箱中，輕悄無聲的，拿出那把十五年沒有用過的鑰匙，穿上外褲，出了房子。花園裏又黑又冷，又下着雨。穿隙入微的溼風，呼嘯着，使花園中的樹，不得安靜。這位銀行家，雖然睜直了眼睛，也瞧不出那些路，和白石像，和那個小房子，並那些樹。他到了小房子那裏，喊了看守的人兩聲。沒有人答應。這明明是看守的人，畏着風雨，跑到廚房，或暖房裏，睡

覺去了。

老人想着道：「若是我胆敢照我所想的做了，看守的人，可要遭着這個嫌疑呢。」

在黑暗中，他摸索着上了階級，得了門，進了花園小房的廳子；然後摸到一個狹長的甬道中，劃了一根火柴。沒有一個人。在那裏有一個人的床，沒有臥具。鐵火爐漆漆黑的，豎在屋角裏。囚人門上的封印，仍舊是好好的。

火柴燒完了的時候，老人急的發抖，向小窗中窺看着。

囚人的房中，燃着一支蠟燭，發出幽暗的光。囚人自己坐在棹子面前，只瞧見了他的背，他的頭髮，和他

的手。棹子上，兩個椅子上，和靠近棹子的氈子上，攤滿了開着的書。

過了五分鐘，囚人一點兒也不轉動。十五年的禁錮，使他學成了這種木靜的態度。銀行家用手指兒彈着窗子，囚人兀自坐着不應。如是老銀行家輕悄悄的扯了門上的封條，將鑰匙插進了門上的鎖孔中。上了鑰的鎖，發出一種粗澀的聲音；門也沙沙發響。銀行家以為立刻就要聽見一種驚詫的呼叫，和脚步的響聲。過了三分鐘，仍舊寂寞無聲，如同以前一樣。他如是決意進去。

在棹子前，坐着一個人，不像平常的人類，單有一個骨架，上面緊緊的撐着一張皮。頭髮很長，如同女人的一樣。鬚鬚叢亂，面孔如同黃臘，上了土色。兩頰深深的陷了下去。背部長而且瘦。兩隻手撐着蓬鬆的頭髮，瘦的只賸一層皮，瞧去叫人不忍。頭髮白裏帶灰。人若看見他面孔的那種孱弱羸瘦的樣子，誰也不相信他只有四十歲。在棹子上，他的頭前面，有一張紙上面，寫着許多小字。

銀行家想着道：「可憐蟲呀，他現來睡熟了，恐怕他現在還做百萬的夢呢。我只消拿這半死的東西，拋上床去，用枕頭悶他一下；就是仔細的去考察，也瞧不出什麼謀死的痕跡來。但是先讀讀他所寫的是些什麼。」

銀行家從棹子上，拿起那張紙

讀道：

「明天半夜十二點鐘，我可以恢復我的自由。去同別人往來；但是未離這屋子去接見日光以前，我覺着有幾句話，必須要對你說。按着我自己清潔的良心，在鑒臨我的上帝面前，我可以承認我極其輕視自由，生命，健康，和你書中所稱的一切世界上的幸福。」

「十五年內，我慇懃勤勤的讀了這世界上的生活。老實說，我真沒有瞧見地球，和人。但是在你的書中，我飲了清香的美酒，唱了雅歌。在樹林獵了鹿，和野豬，也戀愛了女人：：美麗的女人如同雲煙一樣，都是你書內的詩中天才的幻想，所造出

來的。他們夜中來會我，小聲對我講述奇異的故事，使我聽的如癡如醉。

在你的樹中，我爬上了耶耳布魯斯和布蘭克的山頂。清晨看見了太陽，如何起來；黃昏時如何在天上海中和山脊上散佈他紫金色的光。我在那裏瞧見了閃電如何分裂雲彩。我看見了翠色的山林，和田地江湖城池等等。我聽見了海神的歌唱，和潘恩弄笛的聲音。我撫摸了美麗天使的翅膀，他們來向我宣傳聖道……

在你的書中，我將自己沈在無底深淵之下；施行神跡，燒毀城池，宣傳新教，戰勝了各國……

「你的書賜了智慧給我。幾世紀的人類，孜孜不倦，所造出的思想，

在我頭腦中，壓成了一小片。我知我比你們一起的人，要聰明的多。

「我輕視你的書；也輕視世界上所有的幸福，和智慧。各種事情都是空浮虛幻，如同海市蜃樓。雖然你很驕傲，聰明，壯美；但是大限要將你從世界上吞滅了，如同地內的一隻鼯鼠似的。你的後裔，你的歷史，以及一切才人不朽的令名，必像冰屑一樣，同地球一齊燒作灰燼。」

「你瘋狂了，錯走了道路。你把錯謬當作真理，醜怪當作美麗。若是蘋果和橘子樹上，不結果子，却生出蝦蟆，和蜥蜴來；或是玫瑰花發出汗臭氣，你必定驚為奇怪。我正是這樣的希奇你；因你拿天堂當作地獄，我

不要解明你的意思。

「我要在事實上，顯出輕賤你賴爲生活的東西；所以我撇去從前魂思夢想的這二百萬。我在約定的期限前五分鐘出來。那樣可以毀了所立的約，廢棄了我應享的權利。」

銀行家讀完了，將紙仍舊放在

棹上，吻了這位奇人的頭，哭起來了。

他出了小房子。在別的時候，或是在買空賣空上失敗了；也沒有這一次如此的使他鄙視自己。他回到自己房理，睡在床上，難過和眼淚，使他能安睡……

第二天早晨，可憐的監守人跑

了來，說他們看見小房中住着的人，從小窗中爬到花園中來了。他出了門，就不見了。銀行家立刻同僕人們到小房裏來，證實了囚人的偷逃；如是拿了棹上那張放棄權利的宣言書，回轉來封鎖在保險箱中，免得發生一切無意識的謠言。

(完)

商務印書

館發行

踢毽術

一冊 一角二分

將我國踢毽子之方法及練習規則詳爲敘述並附圖多幅極便參考

補(312)



服勞社會者唯一補品！

人生精神有限社會事業無窮凡終日操勞者不免消耗精血若不謀身體之滋補日久疲憊悔之不及人造自來血藥性和平甘美適口有滋補血液之功健胃增力之效曾經工部局衛生處試驗給證銷行多年馳名遠近男女老幼四時均宜

價目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

上海五洲大藥房總發行

經售處 各埠分店及各大藥房

請認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冠生園老牌

菓子牛肉食品

精潔衛生鮮美無比

本園發明各種精製食品如果汁牛肉結
汁牛肉出核陳皮梅南華李桃精龍華桃
脯等製法精潔裝潢雅緻隨時取食甘芳
鮮美有益衛生而攜帶便利經時耐久尤
為特色購者請注意本園老牌庶不致誤

發行所

上海 九畝地
漢口 後城馬路
杭州 西湖各處

各省均有代售

上海冠生園謹啓

請認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新發現之藥水——拉福祿

爲一種治癬最靈之藥劑用以洗除一切皮膚上之惡病也此藥已得數百種病狀不同之治愈證只須用數滴滴於患處癬疥即不復存在矣

各藥房均有出售
上海廣東路十六號漢彌敦英行經理

東方(8111)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中國名勝

珂 羅 版 印 一 冊 每 冊 一 元

下列中國名勝寫真十六種均係黃炎培袁希濤張元濟蔣維喬莊俞諸先生旅行時特別攝影名山勝水維妙維肖置之案頭可供玩賞懸之鏡中可爲裝飾品

一	黃山	二	廬山	三	普陀山	四	西湖	五	避暑山莊
六	泰山	七	衡山	八	孔林	九	廬山	十	雁蕩山
十一	天台山	十二	恆山	十三	五台山	十四	西山	十五	盤山
十六	大房山								

補(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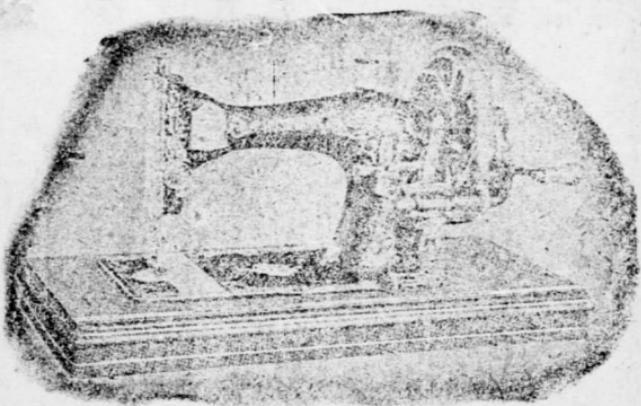
中國商業函授學校

凡有志嚮學者不論遠近函索章程即寄

校址 上海派克路益壽里

小(113)

富 貴 維 獨
縫 昌 家
衣 洋 經
機 行 理
器



啓者本行刻自瑞典運到大批富貴牌縫衣機器構造
之精式樣之美世無其匹手搖脚踏無不齊全茲將各
式機器陳列本行樣子間以便惠顧諸君選擇樣本
函索即寄汽油燈脚踏車打氣爐火爐上
列諸貨均有現貨如蒙賜顧毋任歡迎

維昌洋行機器部謹啟

上海江西路六號
電話中央五千五百四十八九號

小 58

先生！

試過沙利文的冰淇淋麼？

吃過沙利文製的麵包麼？

我們是竭盡能力，以求出

品的精良的。我們不願賣

最廉的價錢；却只求貢

獻最好的出品。

在這炎熱的夏天，你們可來

一試我們久冷不化的冰淇淋

蘇打！

上海南京路三十六號

沙利文謹啓



小 (11)



自鳴鐘

陸律西

諸君看了這三個字。總以爲是大叩大鳴。小叩小鳴的機械的自鳴鐘罷了。其實不僅如此的。古人說「不平則鳴。」我這自鳴。還含着這個意思。而且我的不平。我若不鳴。再沒有人曉得的。

積六十秒爲一分。積六十分爲一點。合二十四點成一日。我胸中毫無成見。不過謹守着規定的辦法行動。有時竟也免不了「不虞之譽。求全之毀。」記得我在某學校的時候。職務最關緊要。全校中無論教職員學生。都要把我當個進退的標準。自從早晨起來。所有吃飯上課遊戲休息。沒有我的表示。那個也不敢妄動。但有些不解事的學

生。到了遊戲時。總嫌我走得太快。恨不得把我的機關停住。到了課堂上。又嫌我走得太慢。恨不得把我的指針撥過。這一相情願的思想。在少年無知。倒也不去責備他。最好笑的是一班教員。一個人擔任了幾處教務。看着孔方兄的面上。自然來者不拒。但自己又沒有孫悟空的分身術。只好東奔西走。汲汲不遑。到了來不及時。便想叫我把一秒分做幾步。替他撐個場面。到了課堂上。講義不能多備。有時敷衍不下來。又要叫我一步跨過幾分。給他做個救星。這不是令人進退兩難麼。

又記得我在火車站時。凡火車的或開或到。爲行爲止。均

是按照路線規定。這是一毫不差不能參差的。所以上自站長。以至凡百執事的人。都要看了我的態度行事。這天有一個搭客。想趁頭班車。起得遲了些。走在路上。深恐火車開去。儘力向前。但是他心裏越急。足下越慢。老遠的望着我的長短針。如同跑馬一般。後來到底遲了一步。車已開行。沒有趕上。只得另候下班。他坐在待車室裏。很覺無聊。再看看我的長短針。却比蟻行還遲。他不說自己換了心理。却怪我改了態度。這不是冤枉麼。

我平生自問。兢兢自守。頗受社會的信仰。獨有一次到了中國的酒樓菜館。我的能力却完全失敗。因為中國人到了這種地方。別具一種特別習慣。以守信爲恥。以失信爲榮。倘若主人訂的是午刻。所請的人總要等到下午三四點鐘纔到。若是主人訂的是申刻。所請的客更要遲到晚間八九點鐘方齊。倘或早了些。人家不說他踐約。反都笑他貪嘴。所以我此時只好算個陳列品。毫無事權。我爲恢復自己信用起見。很想提議。請菜館酒樓。按照前年海關

改早辦事鐘點辦法。在原有長短針之外。另加一枝紅針。改遲四個鐘頭。做個記號。豈不彼此都可以解嘲麼。後來一想不妥。俗語說的。江山好改。習慣難移。倘若他們再照着紅針遲了下去。鬧成通宵達旦。豈不犯了深夜賣酒的定章。被警捕干涉起來。反爲不美。只好作爲罷論了。因此我又想起最有興趣的一事。乃是我在公園裏。這天正值春光明媚。日麗風和。園中的玫瑰盛開。真是美景良辰。不易多遭。我正在遙遙玩賞。忽聽得園外車聲轆轤。到門前停住。車中走出一個妙齡女子。蓮步嫵嫵。直進園中而來。他那豔麗的姿容。一時也描摹不盡。但覺得滿園的玫瑰花。頃刻都減了顏色。後面跟了一個少年。也是玉立亭亭。丰神絕世。不問就曉得是一對多情種子了。兩人進園之後。揀了一處花陰濃密的地方。就在一條畫欄上並肩坐下。嗚嗚細語起來。看他們的情意。真覺旖旎纏綿。至於他們說些什麼。我因離得遠了。聽不清楚。就是偶然隨風送了幾句過來。我也不便宣布人家的祕密。只聽得吾

愛吾愛的聲音。充滿耳輪罷了。他們一面談着。一面却不住的朝我觀看。女子又指着我向少年道。這撈什子十分作怪。向來是很準的。今天忽然快起來。少年也附和着。我聽了不免好笑。因為我從昨夜十二點一刻時候就停了擺。園丁至今忘記來開。所以直到太陽已經西墜。我依然還指着原停的所在。而且自從他兩人入園以來。我一秒也沒有挪移。怎樣會快呢。真所謂歡娛嫌夜短了。正想着。又來了一個女子。也是打扮得花枝招展。進園後便東張西望。後來又在湖山石畔徘徊了一回。臉上現出很失望的樣子。朝我望了一望。自己咕噥着道。他約的不是兩點鐘麼。怎麼過了三點還不見來。他向來是不失信的。一定又在別處有了戀愛了。可見男子的心是靠不住的。說時像有無窮的幽怨。悻悻的出門去了。我曉得他一定是受了愛神的魔術。弄得暈頭替腦。把我的長針錯當了短針。纔有這番誤會。這園丁真害人不淺呢。

從此我這嚴守秘密的宗旨。大家都曉得了。無論癡男怨

女。有什麼情愫。對於我概不避忌。記得我有一次在某氏新房裏。爲時已近子正。非但是男女賀客均已散盡。就連伴娘侍婢也都退了出去。花園錦簇的洞房裏。除了新郎新娘以外。只有我算是入幕之賓。新郎便借着我做了個開談話的楔子。指着我向新娘道。你看天時已將近兩點。今日忙碌了一天。還不早些休息麼。我們盼望這天不是容易的。記得我從訂定婚期後。雖然不過一個多月的光景。巨耐這鐘不肯做美。任你怎樣焦急。他總是慢條斯理的踱起方步。弄得我過一天彷彿是過了一年。但是任他有意爲難。現在也被我們盼到了。說話時對着我很有得色。新娘此時也回眸一笑說道。誰說不是呢。你看我這手表後面的快慢針。不是被我撥到F字那邊去了麼。說時伸出雪白的手腕。將手表褪下。遞了過來。新郎接着道。這些過去的話我們也不必再提了。但是此後蜜月的滋味。我們須要仔細的咀嚼。切不可輕易放過。這鐘我却又望他越慢越好。我還把這針替你撥回S那邊去罷。此後兩

人便一笑入帷。房中寂靜無聲。我忽然想起玉辮生的詩裏有一句（願去閨年留月小）真是善於揣摩相思情景。可見不但是我不能盡如人意。就連做了老天。也難免衆生的怨咨哩。

我把談諧的話說完了。還有一段閱歷的話。要告訴諸君。古人說的人生如白駒過隙。這句話真是不錯。因爲一個人生在世上。最大的年紀不過一百歲。照一年三百六十天算起來。不過三萬六千日。再照每日二十四小時算起來。不過八十六萬四千個鐘點。其中先有一半拋在黑甜鄉裏。混混沌沌的過去。不能夠算數。實在只有四十三萬二千個鐘點。其中還要除去幼稚時代。老耄時代。實在能夠求學的時期。不過十分之一。能夠替社會服務的時期。也不過十分之二三。這不是很少的數目麼。所以先哲有言。時間比黃金還要寶貴。因爲黃金散盡還可復來。時間是一去不能再來的。譬如這時候是民國十二年一月八日上午十一時一刻九分四十五秒。只要我蹣跚一聲。已

經過了一秒。以前的時光。都已成爲陳跡。再要過這民國十二年一月八日上午十一時一刻九分四十五秒的光陰就不能了。又譬如一個人從呱呱墜地。便是向老死寂滅的這條路上行走。只要我蹣跚一聲。他便進一步。要想縮回來。說是這一步不算數。也是不能了。我因爲身歷其境。凡是一分一秒。都由我腸中輪轉過來。所以我敢自居先進。對於一班有爲的青年不能不盡些忠告。譬如有一個人擎着可貴的黃金。當泥沙似的拋灑。你能不笑他癡呆麼。我見了他們把這大好光陰。全不當事。心裏也是替他們可惜。不忍作壁上觀。所以不厭不倦的在他們耳旁絮聒。每逢到了一小時。更作大聲的警告。原是希冀他們醒悟的意思。其間能夠愛惜分陰的。固然不少。但辜負我一番美意的却也佔了大半。任我使盡心機。總是悠悠忽忽。有的北窗高臥。有的任意閑遊。有的閒得不耐煩。還要想出些博奕的事來。消磨歲月。難道這光陰肯爲他們留情麼。其實我也沒有魯陽揮戈的本領。把已往的太陽從新趕了回來。所希望的不過一時有一時的學問。一日有一日的事業。只要兢兢業業的使光陰不至虛度。也不枉出了許多代價。把我置諸座右。我的義務也算交代得過了。



新村

沈禹鐘

地方上的人們。大家紛紛議着道。我們這地方現在要改組新村了。朋友們相見。親戚間晤談。總脫不出議論新村這件事。因為這是地方上未有的創舉。所以異常注意的。新村的組織法。不久便公佈了。大家看了非常滿意。因為這是對於地方人民十分有利的。那些平民階級中的人們。更是鼓舞歡忻。以為這真是人生的福音。和以前沉悶黑暗的社會。大大的懸殊。因此對於發起組織新村的人。表示充分的感戴。

新村組織法開宗明義的第一要件。便是注重平民自治的精神。剷除一切階級制度。所有從前的腐敗積習。一概

都加以改革。社會的先覺者。創造下這樣的偉績。真不愧是個急公好義的善人了。

新村的計畫。完全要實現了。這一天。組織新村的幾位發起者在公共的場所。開了一個預備會。召集地方上的人們。大家來參與。到會的人。果然擁擠得非常。因為這是一個極好的消息。所以大家抱着興頭。紛紛到會。這天會場上大有滿坑滿谷之概。可見一般人的熱心了。開會之後。便有一個四十來往翹着八字黑鬚的人。立在主席台上。高聲演說道。現在世界的潮流。一天新似一天了。諸君們。驚也知道的。不過要謀地方的幸福。須得改良我們的積

習。譬如地方上的行政權。一向不是操在官場手裏的麼。官場的手段。是何等卑鄙。官場的居心。是何等險狠啊。我們的生命財產。他何嘗能够保護。暗中反要搜刮我們的脂膏。要知道做官的。無非爲着自己。在他們的心目中。巴不得將人民所有的財產。一古腦兒都送給他老人家。他們的用心。無非是如此罷了。所以我們倘要求幸福。除非與官場宣告脫離。力謀自治的方法。這才是根本的解決。主席先生說到這裏。台下起了一陣響雷一般的掌聲。主席先生見他們歡迎他的論調。便格外起勁了。他又繼續下去道。講到新村這種辦法。在現在的世界。大家已經公認是最合於民主主義的。我們因爲要謀地方幸福起見。所以盡力的提倡。現在幸告成功了。但是以後的責任。都在地方上諸君的身上。大家總須合力去進行才是。萬不可守着從前的態度。一切事都委之官廳。自己絕不去顧問。因爲這新村的行政。須得大家負責的。斷不是單靠一二人少數人維持着。這一層要諸位了解的。還有一層。

我們這地方。既然稱爲新村。凡是本村的人民。都是平等的。絕對沒有階級。須知階級這件事。最不合於平民自治的社會的。我們既然標着平民自治的主義。就不應當再講到階級。主席先生一段議論又說過了。台下的鼓掌聲。雜亂而不整齊的又響了一陣。這當兒。主席先生的話。還沒說完。他的語聲又從掌聲裏發出來了。他說一個人。生在这个世界上。無論如何。總該向幸福的路上走去。自己有了幸福。還當引導他人。這才是爲人的真義。新村的組織。便自本諸此意的。你們千萬別誤認此次地方的大改革。是件泛泛的事。我們大家努力。預備求我們的真幸福。現在我也不再多說話了。主席先生的議論。說得娓娓動聽。會場上的人。沒一個不從心坎裏放出贊美的誠意來。那最後的掌聲。格外響得厲害了。

這天散會下來。大家都說新村的辦法。委實好到極點了。回到家裏。各各轉告他們的家人。聽了自然個個歡喜。沒一人不稱頌新村的厚賜。

勞動界的人都說道。我們現在出了黑暗的社會了。以後在這新村上一定可以不挨氣。自在在的過我們的生活。那些階級的勢力。不能够再凌迫我們了。講到我們勞動的生活。在人家看起來。似乎替我們很憐憫的。以為有錢的人。一天到晚。享着安樂。吃的穿的。一些也不用憂慮。像他們坐着沒事。每年倒還有大大的收入。而在我們呢。終年累月的忙着工作。差不多談天的時間都沒有。但是所博得的工錢。勉強敷衍些布衣糲食。心中常似攪着深憂。絲毫也不能寬展。要是不幸生了病。那竈下就舉不起火來。縱然不是病死。也是要餓死的。在表面看起來。似乎不平到極點了。其實這種觀察。是根本錯誤的。要知道社會上的貧富階級。是必不可免的。因為人們的智識不同。奢儉不同。積久便慢慢的分出貧富來了。貧富這件事。是人們能力的表示。有錢的人。並不能說他是違背公理的。譬如一個人有了錢。自己用不完。便有遺產傳給他的子孫。那子孫受着他先人的遺產。自然也成了個富人

了。這是他先人的餘蔭也是他們的福分。並不是侵佔人家得來的。這個界限。萬不可不認明他的。像我們的祖宗沒有遺產傳下來。這便是因為我們祖宗當時能力薄弱。所以我們沒有得到遺產的利益。我們現在做了一個工人。雖然不能夠賺得多少錢。但也不可見怪那些有錢的人。不和我們一樣。仔細研究我們感受不快的原因。那種起點。並不是從貧富的階級裏發生出來的。無非因為金錢的勢力。重重的壓迫我們。不論是非曲直。將我們擠到陷穽裏去。似乎沒錢的人。便不能算是人類。所以把我們虐待和饜視到極地。委實可恨極了。我們心上的不平。就在這種地方。並不是妬忌人家有錢。現在新村既然要成立了。以後一律平等。可以免去像從前的挨氣。這是我們眼中的光明啊。

大家口中喧傳的新村。一步一步的組織成了。胡老爺的家裏。有天圍着許多人。這當兒。是在上午十一點鐘的光

景。這位胡老爺，還沒有起身。那些求見的客人，大家坐候在廳堂上。互相談些閒文。總共約有十來個人，都是衣冠之輩。似乎都是有事就商於胡老爺的。胡老爺在地方上，要算他是第一個有錢的人。他在前清的時候，曾經化了許多錢，捐到一個同知銜。入了民國，在地方上，很有些權力。論起他的人來，是個愛財若命的人。這是有錢的人，差不多一樣脾氣的，並不算得奇怪。他的年紀，約摸有五十多歲了。閱世的經驗，自然也十分富足了。講到學問這一層，大家都不知道他的淺深。便是他自己也沒有表見過。他在地方上，不但是第一個富人，並且是第一紳士。什麼人都要稱他一聲胡老爺。胡老爺的得名，倒也很有來歷的呢。在那發起組織新村的當兒，胡老爺也是贊成的一個。他的腦筋，也可算得新穎的了。其實他在改組新村的當兒，他並沒知道新村的真義是怎樣的。不過旁邊的人，在他面前你一言我一語，說得天花亂墜，他便糊裏糊塗的贊成了。所以以後一切組織經過的手續，他從沒參

與一些，都是別人說給他聽聽罷了。然而外面說起來，都道胡老爺是組織新村最有力量的一個人呢。

等了一回，胡老爺從屏後大踏步轉出來了。許多來客，大家都迎上去問安。胡老爺也一一寒暄了一遍。大家坐定之後，胡老爺便很從容的望着諸人問道：我們這個新村，現在辦理到怎麼地步了？就中便有一個長身材的答道：我們今天造府，就是爲了這件事。現在一切手續，差不多已經完畢了。不過村長的一席，除了你老人家之外，旁的都擔當不下。這事雖然要經選舉的，但是我們須得先在暗中接洽一下。那選舉究竟不過是一種形式罷了。胡老爺聽了，心上早已十分愉快。但是面子上却故意裝出很不安的神氣道：村長麼，這個責任太大了。鄙人恐怕勝任不來。我看還是推舉能幹的別一位才是。那輩客人便爭着說道：講到能幹這兩個字，在我們這地方上，還有那一個比得上你老人家呢？胡老爺聽了衆人的稱頌，不住呵呵的笑着。諸君未免言重些了。老夫不過是一個略較好

事的人。以前對於地方上。雖然時常喜歡去問訊。可是一些也沒有成績。這是很可慚愧的。胡老爺說了這幾句半推半就的客氣話。於是那輩客人又說出許多稱頌的話來。胡老爺最後的說話道。話雖如此。你們既然這樣誠意見愛老夫。老夫原不是個頑固的人。一切總容易商量的。大家見他有些允意。都很滿意的說道。這種大事本來那裏還有第二人能够擔任呢。這一席談。居然把那村長的一缺。輕輕易易的覓到了主顧了。

那輩到胡老爺門上去勸駕的人。都是籌備新村的幾個鬼使神差。他們從胡老爺那裏出來。又議往各處去跑。他們所走的地方。無非是幾家豪門富戶。預備將那新村的幾個重要位置。去攬攬罷了。至於這些奔走的幾位熱心家。他們自己明知道不能得到第一等位置的希望。所以盡力去結好那些有聲勢有財產的。預備自身的後步。所以他們這般高興。這倒不是學那舍己私人的笨伯呢。等到新村裏舉行選舉之後。那張名單上的幾位大老。沒

一個不是有聲有色的。村長便是那位胡老爺。其餘財政、警務、教育、衛生、實業。許多重要位置。當選的。不是論萬家產的公子們。便是聲勢喧赫的資本家。那地方上的人們知道了。都道這幾位辦事人的身家資格。一一都不差。大家希望他們爲地方造福。過了幾時。他們做工的依舊做工。貧苦的依舊貧苦。地方上的行政。依舊和從前一樣。而有錢的人。勢力格外利害了。有些愚笨的人。有時對着人家發出獸話來問道。從前鬧着說組織新村。這新村究竟在什麼地方。何以和從前還是一樣的呢。咳。這一問人家都答不出來的。做書的便代答了罷。在這黃金的世界。組織下的新村。當然也在黃金的界域內。你們眼睛是見不到的。但是你們的精神。却深深的接觸着呢。還有一句話。金錢的勢力。是顛撲不破的。你們的新村。便是從金錢勢力下產生出來的。

新村成立以後。過了好幾年。大家因爲並沒看見創造的新獸。差不多已經忘却這新村兩字了。有一回。許多少年

在一所酒館裏飲酒。大家談的十分高興。席上一個人說起他的朋友某人。因為有了許多家產。自從學堂裏畢業以後。便做出許墮落的事情。鴉片也吃上了。揮霍也學會了。天天混着一輩無賴去胡調。不辦一些正當的事。說罷大家嘆息了一回。後來席上還有一個人。很誠懇的說道。像某人這種人。自己真不分曉。他既然有這許多家產。一切都已比人家占優勝。要是自己走着正路。那社會上的

事情。都候着他呢。要知道。現在的社會。凡百都要取決於金錢的。一個人有了家產。處處都占着便宜。你看我們這地方上。掌着權勢的。那一個不是有錢的人。像某人所處的境地。也是人生難得的了。只要他自己穩重些。不做不正當的行爲。那麼人家一定會尊敬他歡迎他。等到第二次改組新村起來。他一定也能够得到重要的位置。這些議論。都是從改組新村以後得來的教訓。

學詩試筆

何太癡女士

余友蕙珍女士。以一無名信見示。乃作以戲之。
自古英雄多熱淚。從來兒女本情癡。拋却珠璣千點墨。博得美人一笑知。

四月一日遊吳淞。植樹一株。爲留紀念。

北去不知路。舉目已江頭。植此留紀念。爲待再來遊。



野人記

(續前)

(原名 Tarzan of the Apes by E. R. Burrough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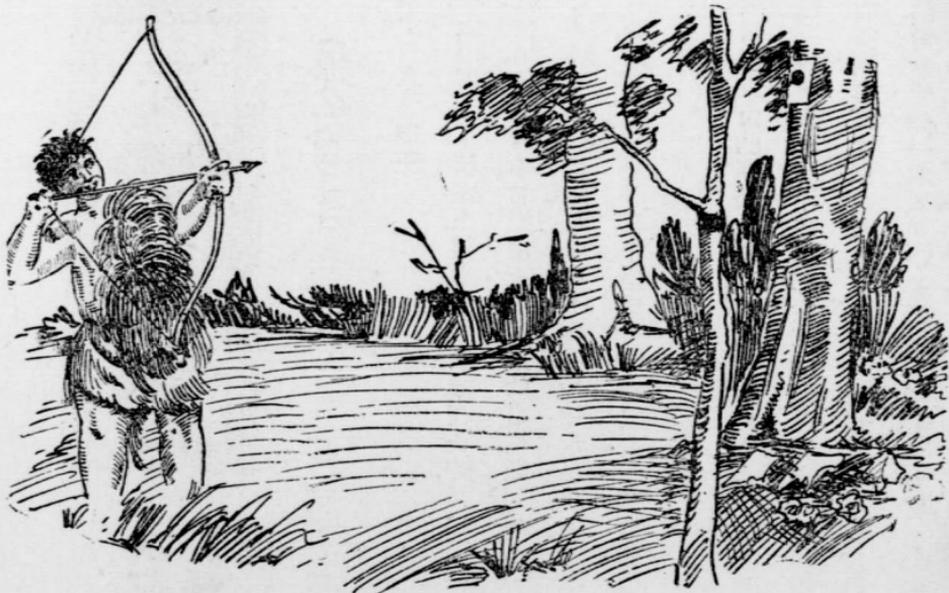
胡憲生

第十一章 猴王

歸途中，太山解下了枝頭上繫着的弓箭插在身畔，又吃了一飽野豬肉，然後欣欣滿載而歸。到家天還沒黑，得意揚揚的把兩天裏經過的事從頭到尾講一遍，又把搶得來的東西一件件誇耀給大家看。喀卻克見他回來，鼻子裏哼一聲走了開去。他本不喜歡太山，近來又加之以妒忌，一天到晚，只想等個機會殺了他，便可眼中拔去一個釘，太山不知道他心存叵測，也並不防備他。

次日微明時，太山已經起身，拿了弓箭到空地上練習。起首幾天射一枝丟一枝，一個月後，手法漸熟，弓箭的功夫已是不差，但那搶來的箭已射得一枝沒有了。這一個月裏，他射箭以外，仍是常常抽空到海濱木屋裏看書寫字。有一天無意中在櫥底尋見一個金類的匣子，鎖孔裏還留着一個鑰匙。開鎖一看，見匣子裏放着一個照相，年代久了，已是有些模糊，一把嵌鑽的小金鎖，

連着一條金鍊，還有幾封信和一本小書。太山頂中意的是那照相。他也不知道這便是他生父的肖像，只覺得照相上人的面貌非常誠摯，一見就使人喜歡。他一個月前曾見黑人頭頸裏掛着東西，心裏很是艷羨，今天見那金鎖玲瓏小巧，便取來掛在頸上。信裏的字，看了不識，便拿來擱在匣裏。小書中寫的也是草字，他看着雖似會相識，還是不識，拿字典幫忙，仍舊沒用，沒法只得把他還在匣子裏，預備將來



太 山 學 射

再去考究他。可憐小太山只懂得一些相淺英文，不曉得這本小書就是他生父用法文記的日記，若能看得懂，曉得了自己的生身出處，也可省卻後來不少事。卻是自此以後，他生父的笑容，便深深的印在他腦子裏，永永不忘，是天性呢，還是偶然之事，我們也無從知道了。

那天太山還有許多事要做，第一件便是再去黑人家裏偷他一把箭來，但今天已來不及，只好明天再去。次日太山清早動身，午

時已到村外，在樹上撥開葉子望下去，見一切同前一回看見的無異。那女人還是在樹底下燒那紅色藥。他一時不得下去，只得蹲在樹上，相機而動。只是等了幾點鐘，總沒機會。不一會，天色已晚，田裏的女人都歇工回來，男子也成羣結隊施施自外歸，空場上便有一陣陣炊煙起到半空。忽然柵門口有呼喚聲，太山抬頭一看，見一羣獵人開門進來，還帶着一個俘虜。村中的婦女孩童見捉了一個外人，都歡天



太山在茅屋中尋他出世的父親的像片

喜地，刀杖的刀杖，石塊的石塊，衝前去亂打。太山見了心裏暗暗的希罕，滿林中除熙脫（猿語豹也）外，從沒故意虐待俘虜的，都是捉得來就咬死他，這些黑人明明是人，難道人都如此殘酷的麼。唉，太山那裏知道人的惡性，他今天看見的，還不及將來要見的十分之一呢。

太山那天所以跟柯朗格走了許多路，也有兩層意思。一者他在書中見了許多輪船火車巨屋大廈，以為跟了他走，定可看見這

些東西。二者他滿心的要看看人的起居飲食，究竟怎樣的與野獸不同。不料到了這裏，不但輪船火車沒見，就是那看見的房屋，也還不及他常去的小屋子大，心裏已是大大失望，今天又見他們的行為如此殘酷，便格外的瞧不起人類了。他正想的時候，見黑人已把那俘虜縛在柱上，圍着他亂跳亂鬧。

婦女孩童都蹲在外面一個圈子裏。他見這樣子與人猿的登舞相同，便有些兒猜到後來是什麼事，所疑心的便是人猿是打死了纔吃的，這些黑人不知是生吃呢還是死了纔吃。再看一會，見黑人跳得



格外高興，喊叫得也愈響。又見一個人舉起槍頭對正那俘虜，便是一槍，其餘的人見了這第一槍的信號，便一齊動手，你一槍我一槍的亂刺，不多一會，俘虜身上已是千萬個窟窿，可憐還是不死。那時男子嚙嘴嚙舌準備大嚼，婦孺手舞足蹈狂喊助威，沒一個注意到那紅燦燦

大山上樹上兇野黑婦煮藥箭

的。太山乘着這天黑人亂之際，輕輕跳下樹來，把鍋傍放着的箭一古腦兒紮起來，提到樹底下。正要走時，忽想何不再同這些黑人玩一玩，便把那包箭放在樹下，迴身走到邦格的屋裏，黑暗中就地一摸，已摸到了那件東西，轉

身就走。不道腳還沒動一兩步，耳朵裏忽聽得屋外脚步声，趕緊縮回屋子裏，身子貼着牆，手裏拿着刀等候。幸而那進來的女人，一心注意着拿煮人鍋，沒注意到他。黑暗中等了一會，那女人拿到了鍋子出去了，太山便輕輕的

跟在後面，見他把鍋子拿到那垂死人身傍放下，還有些女人也拿了大大小小的鍋子碟子從土屋裏邊出來。太山乘着沒人留心的時候，輕輕走到樹下，踢翻鍋子，帶了那捆箭爬上樹去。這時那死人已變成幾百塊，分放在鍋子裏，村中已是寂靜。太山在樹梢舉起手裏的東西，施



及黑人虐待外種的人慘狀

展他十餘年練就的榔果功夫，對正了人堆裏甩下去，拍撻一聲，正中一個黑人的頭上，那東西隨手彈開去的溜溜直滾到燒火女人腳邊。黑人見半空中驀地飛來一個東西，不知是什麼，都低頭向地上瞧。一看不好了，一個人骷髏，烏溜溜兩個眼孔直對他們瞧着。不由得發一聲喊，七跌八撞的都躲到屋子裏去了。

後來黑人見鍋子又被踢翻，毒箭又被偷去，更是疑怪萬分。只道撥來的時候沒有先祭一祭林中神靈，定是觸犯了他了，便天天備了祭品，放在大樹下，等那神靈來享用。

以爲從此可以相安沒事了。但他們的疑懼心，已是種下了根子，日後太山所受的種種千難萬險，都未始不是從這一點起的。

那晚太山睡在離村不遠的一棵樹上。次日一

早，便從從容容的一路覓食回去。半路上見一條爛木橫在路中，便走前去把他翻過來覓甲蟲充饑。忽然耳朵裏微微聽得響聲，抬頭一看，見二十步外賽婆正是伏在路上等他。太山見了，也不逃避，以前只有一條小小繩子，沒



太山會樂箭

跳，早已縱在一邊。迴過身來又是一箭，射在賽婆後膀上。賽婆撲了個空，又中了兩箭，大吼一聲，旋轉身再撲過來。太山一箭射去，又射瞎了他一隻眼睛。只是相離太近，賽婆已撲將來，躲避不及，翻身直跌在地，身上壓着賽婆。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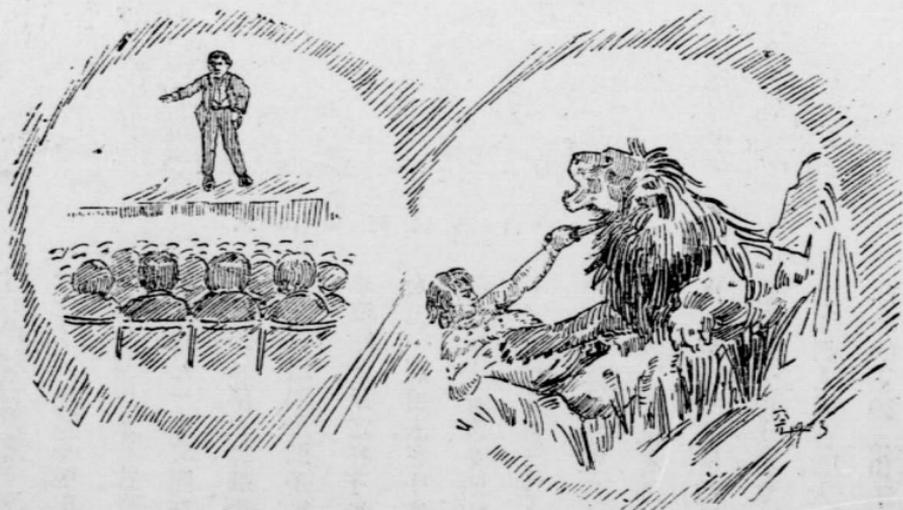
奈他何，如今可不怕他了。賽婆也是想你這小白猿前幾回被你逃去了，今天看你飛上天去，便張牙舞爪，直撲過來。太山不慌不忙，看他將近，拽滿弓只一箭，正中賽婆胸脯。自己輕輕一

山一想不好，今天性命要不保了，急忙拔出刀子望賽婆頸裏亂戳，忽然覺得身上的東西聲息不動了，一看，方知賽婆已死，便抽出身子立起來，一脚踏住了他頭頸，仰天長嘯三聲。

太山這一曲得勝歌，說得林中飛鳥止鳴，猛獸絕跡。那日英京倫敦城裏，一個灰石爵士正在貴族院裏滔滔不絕的當衆演說。只是他聲浪微弱，



大山用箭射獅子



大山與獅子相門的他親屬在倫敦演說聲浪微弱

聽的人連動也不動，莫說怕了。

賽婆生前雖食肉爲生，他自己的肉卻堅澀無味，但是太山的肚子已餓出了火，兼之又用了些力，餓得更甚，便不管他肉味美惡，儘量的飽餐了一頓。他一意的要殺賽婆，並沒別的緣故，就是貪他那張皮，今天居然如了願，第一件事自然是剝他那張皮下來。剝完後，覺得大事已成，心無罣礙，便扒上樹甜甜蜜蜜的睡一會。一覺黃梁，醒來已是次日的亭午。下樹一看，見昨日的賽婆，只去了一張皮，



大 山 殺 死 狼 王 自 立 爲 王

今日の賽婆，只剩了幾根殘骨了。太山嘯一聲，提起脚信步望家裏行來。走了半點鐘，見一隻斑鹿在林中低頭食草。也算那鹿晦氣，撞着這個餓肚子魔王，草沒吃飽，反送掉了性命，太山一箭射去，正中鹿背，那鹿便迴身沒命的跑，跑不了十幾步，毒發攻心，仆地死了。太山狼餐虎嚙吃了一大飽，便抗着那張獅皮回到猿羣裏叫道，喀卻克，你瞧，太山手裏拿的什麼，你們人猿會嗎。太山是你們的王，因太山不是猿，

是。說到這裏，說不下去了。原來猿語中沒有人字的。

那時人猿都圍住了太山，津津有味的聽他講。只有喀卻克縮在後面，滿心又妒又恨。聽了一會，忽然耐不住了，跳到猿堆裏亂咬，咬得大大小小的猿四面逃竄，卻已有十幾隻躲避不及，給他咬傷。喀卻克發了一會瘋，便張着一雙火赤眼，各處的尋太山。忽見太山高高的蹲在樹頭上望着他笑，喀卻克怒極了，跳到樹下大叫道：「魔王你敢下來，太山是魔王，喀卻克是大魔王，你自稱魔王，見死就逃，魔王逃的嗎？」太山聽了，也不答話，輕輕從樹上縱了下來。人猿見太山下來，知道必有一場劇鬥，都屏息立在一傍觀戰，心裏都暗暗的替太山着急。那喀卻克身高七尺，膀闊三停，滿身肌肉雞蛋般的，在皮裏滾滾滾去，葫蘆般一個小頭，伸在又粗又大的腔子裏。太山身高六尺，肌肉的發達，常人看了雖已到了極頂，同這魔王比來，卻差的多，今天一個對一個，怎麼鬥得過呢。

太山的弓箭不在身畔，只好仗着一把刀子和人的靈性，

去鬥那人猿的蠻力。喀卻克吼一聲撲將來，太山拔出刀子也是吼一聲迎上去。太山知道這人猿的腕力極利害，給他上了身，不是玩的，便處處留心，防着。喀卻克衝前來，

太山左手閃電似的搭住了一隻毛腕，右手對正他心口一刀刺進去。刀還沒拔出，喀卻克那一手已打來。太山曉得那一拳利害，趕緊鬆了刀子，把頭往下一低，喀卻克打了個空。太山趁他手沒伸回去，用盡生平力氣對正他小腹上一拳，打得喀卻克晃了幾晃，幾乎跌下。忙立定了，擰鬆那隻毛腕，雙手合攏來，把太山攔胸抱住。一口的鋼牙，便要去尋太山的咽喉。太山早已防備，喀卻克的血盆大口剛剛張開，太山已是一手攔住了他的咽喉，用力擠去。支持了一會，覺得指力漸漸不濟，喀卻克的鋼牙離自己咽喉已不到一寸了。正是危急萬分，喀卻克的身子忽然微微一震，手一鬆，直挺挺的倒在地上死了。喀卻克既死，太山從他身上拔出刀來，一腳踏住了他的頭頸，仰天大嘯三聲。從此英倫小爵士便做了美猴王了。（未完）

唐拾義咳丸

為肺癆咳疾之救星

此丸出世三十年前向各國政府註冊通銷承中國
 黎大總統贈額表揚又經各國醫院試驗均認為實
 驗良藥以故風行全球名聞中外凡患各種咳嗽若
 久不能除根者不可不注意焉定價每瓶一元

上海三馬路父子大藥房發行



小(8)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一個學徒的私賬

張枕綠

我家有一份姓米的遠親在鄉間。至於我家和姓米的有怎樣的關係。我可記不清楚了。他家很貧苦。近來更不比從前。那個名叫米守禮的。和我同輩。兄弟相稱。他的確是書香後代。却在鄉間設一個蒙館。教授十幾個平民家的兒童。一年所入。不夠他一家一兩個月的開銷。幸虧他仗着別項附業。還有些進款。他自恨文章惜命。決意不要他的兒子做讀書人了。今年他的兒子十三歲。他認以為這是習商的適當的年齡了。就在新年裏寫了一封很工整的信給我。托我薦他兒子的生意。我回信對他說。『你的孩子尚在求學時代。怎不教他求學呢。城裏學堂的教授法。或比鄉間的好些。你如願意。讓你兒子進城來讀書。就住在我家裏。我可供給他的食宿。』只他又回信給我說。『你的好意果然可感。但我希望我的兒子過了三年。賺得一兩塊錢。補貼我的家用。我的現狀快要維持不下了。

還請為我兒子留意學生意的機會為是。』我不免應允下來。四月下旬。因我四面托人的結果。有一個姓陳的朋友來說。他叔父的洋紗莊裏。可以插入一個學徒的位置。我連忙寫一封快信去關照守禮。沒有一禮拜。果然他送他到城裏來。向我千恩萬謝。並且很切實的叮囑他兒子道。『洋紗一業的前途是很有望的。你勤謹的做去罷。你此去如果學不上進。休來見我。』我和那姓陳的叔子直接說妥了。就在端午節上。把守禮的兒送進店去。我素來知道那引洋紗莊的生意做得很大的。那天去一看。那引莊果然門面寬敞。店內執事人員很多。生意往來不絕。我把這件薦生意的事辦妥。總算放心了。

不料七月三十日的早上。我還沒有出門。有一個那洋紗莊上的司務。跑來告訴我。我薦在他叔父店裏的那個學徒。在昨天晚上不知什麼時候。沒有告假。獨自出了店

門。至今沒有回店。他的東家不放心。所以差他來詢問我。那孩子在這裏不在。我不覺微驚說道：「奇了。他沒有到這裏來過。待我去問他家裏。」我把來人打發去了。又連忙寫一封快信給守禮。告訴他情由。問他他的兒子有沒有回家。不滿三天。守禮趕進城來了。他兒子仍沒有下落。我就同守禮到洋紗莊上去。

店主人應酬顧客很忙。抽空和我們接談幾句。說不知那孩子爲甚一去不返了。言下很不高興。就教一個十六七歲的學徒領我們上樓去。查檢的那孩子的行李。那學徒指點給我們。一隻皮箱塞在一隻櫥底下。一個捲得很不整齊的薄鋪蓋。堆在一疊箱子上面。我私問那個學徒。那姓米的孩子離店之前。有沒有和同伴們口角。或被店主人責備。那個學生說沒有。我看他的面色很真實。沒有什麼欺詐的成分在內。不覺暗暗稱奇。這時守禮已把蓆子展開。把一件小夏布領衣從單被中抽出。在那領衣袋中檢出半枝鉛筆和一張摺着的字紙。正待放進原袋去。我

一手伸過去。把那張字紙接了過來。任憑守禮一人開箱檢物。自管展開字紙閱看。那書法雖有錯誤之處。總算寫得整齊。尙可辨論。

六月初一日。收月規錢四百文。

初七日。收借隔壁水菓店阿毛哥錢一百文。

十五日。收當布褲一條小洋三角。

二十日。收私移店（此處有兩字糊塗）百文。

六月初一日。付價上月欠洗衣費一百文。又還上月借大

師兄小洋一角。

初三日。付剃頭五十文。又洗衣一身五十文。

初四日。付補襪一雙二十文。又熱水六文。

初七日。付賠償美孚燈罩一個（擦時失手）九十文。

初十日。付洗短衫一件二十文。又熱水六文。

十五日。付往善堂診瀉疾掛號費四十文。又藥兩劑一百

五十文。

十六日。付洗衣一身五十文。又明信片一張二十七文。又

熱水四文。

十八日。付公遣出外自貼車力八十文。

十九日。付公遣出外自貼車力六十文。又剃頭五十文。

二十一日。付還借阿毛哥錢一百文。

這筆帳記到二十一日爲止。那張紙的後面還有小半張空白地位。却橫七豎八亂寫着許多「咳」字。我細細體會了一會。喚守禮問道。「你的孩子進店以來。給了他多少錢。」守禮猛回頭向我望着。似乎怪我此問來得突兀的樣子。但他忽而泫然答道。「那孩子進店的時候。我會給他四角錢。本月十八九日左右。我收到他的一張明信片。告訴我說他身子不爽快。錢又用完了。向我要錢。但我

瞞不過你。教我那有餘錢供給他呢。所以我只得置之不理。」我聽了。心上非常難過。這件事情如今什麼辦才好呢。雖然那個孩子一去不回的原因。大家沒有知道。我們下樓乘間找幾個店中的夥計們攀談。採取各方的意見。有的說。那孩子或者在途中逢着危險事端發生了。有的說。他或者走迷了路了。有的說。他也許是有意去而不來。議論紛紛。不知那一個猜度是實在的。但我無論如何。我總作得幾分罪孽了。這時我很懊悔。爲什麼我當時不把舊式商店的內容。調查一個明白。却就冒冒失失的把人家好孩子薦進去呢。

正儲蓄

積成多

利國上

少儲蓄

新華儲蓄銀行

本行為勸勵儲蓄起見辦理各種優利儲蓄存款詳章繁細茲摘要數例如左

丙種儲蓄

一次存洋三十七元六角八分八厘十一年期滿可得本息洋一百元

戊種儲蓄

一百元以上存款定期五年者可得息一分二厘每滿半年付息一次

己種儲蓄

每月存洋一元滿二十年可得本息洋七百八十五元九角八分三厘

庚種儲蓄

每月存洋一元一角七分四厘滿十五年可得本息洋五百元

以上租舉一班數目多寡期間長短各有規定任存戶選擇詳章函索即寄

總行 北京廊房頭條
 行 天津法租界
 行 上海天津路

上海四明銀行公會會員

本行開設以來歷有年所專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手續簡捷利率優厚如承 惠顧無任歡迎茲將營業種類分列於下並裝有 英國最新式避火之保管箱專候顧客租藏貴重物品保管完密租費極廉欲知詳章函索即寄



定期存款 活期存款 信託存款
 定期放款 活期放款 代理放款
 貼現放款 押匯匯兌 代理證券
 兌換貨幣 定期儲蓄 活期儲蓄
 特別存款 抵押放款
 代理收解

總行 上海北京路
 分行 漢口 歙生路八號
 其他各通商大埠均有委託代理機關
 電報 中國電報 滬36 大北電報 334
 電話 掛號碼為 0936 掛號碼為 333 中央 6398 6399 6400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一樹百穫

實 茵

出秦縣的北門。向西行。是通江都的一條大道。沿途的土
地腴美。半是稻田。半是豆田。在五月下旬。夏至後的節氣。
早豆已經開了花。綠澄澄的葉子。被那微風吹起。露出翠
白輕黃。早稻也吐了秀。水清澈底。映着那一株株微黃淺
翠的秧苗。細雨初晴。格外的生機活潑。清氣襲人。鄉村老
農。他不懂得什麼幾何學。什麼圖案畫。他那秧畦豆田裏
的行顆。疎密均勻。却是自然的幾何學。自然的圖案畫。道
旁河岸上。楊柳陰中。有幾個農夫農婦。腳下踏着水車。嘴
裏唱着秧歌。桔槔聲和唱歌的聲音。聲聲相應。那樹上的
鶯聲燕語。宛轉呢喃。草地上的黃牛白羊。嗅着青草。又像
一幅天然圖畫。久居村野的看慣了這些美景。倒也不以

爲意。這時候道上有個行人。他本來風塵奔走了幾年。只
說是可以功成名就。那知道封侯的志願已成夢幻。纔離
了憂危的境界。忽然走到這桑麻雞犬。世外的桃源。不由
的被天然的妙境。把胸中的塵俗盪滌得渣滓全無。看了
這些耕田鑿井的老農。就和陸地神仙一般。這人是誰。原
來他曾在學校裏畢過業。又做過一年多的下級軍官。姓
徐名仁。字達甫。他在保定軍官學校畢業後。以爲分發了
軍隊裏。由連長升營長。團長旅長師長。好振作那軍隊的
精神。刷除舊營的惡習。澄清中原。征服異族。大舒展生平
的懷抱。爲軍人吐一口氣。就是代中國吐一口氣。那知道
分派在一位督軍的部下。見習期滿。做了一個連長。名目

上部下有三排人。實際上不過一排。那軍隊上的開支。到有一大半。不明不白。還要聽那長官指揮。幹那燃荑煮豆的勾當。徐仁滿腹牢騷。實在看不下去。就請了病假。接連辭了職。解甲歸田。回了泰縣本籍。立定志願。不再做那齷齪的軍人。要做個社會上生利的分子。幸喜他父親在日。置了五十餘畝良田。在城西二十里的馮家莊上。家中人口不多。僅有一妻一母。租稅所入。尙够布衣蔬食。這一次下鄉。一來收取麥租。二來要會晤舊友。他的舊友的住所。就在馮家莊東南。李家村上。離徐達甫的田地。僅有一里多遠。他的舊友是胞弟兄兩人。長名李倬字卓人。次名李健字建人。當日在湖北。豫備學校同學。畢業後弟兄兩人。一齊歸里。徐達甫就到了保定。一別五年。雖則間通信札。究竟舊友情殷。很有些如飢如渴。這一天微雨之後。野無飛塵。他穿了件布衫。拿了柄愛國紙傘。軍人的資格。是步行慣了的。不喜歡坐車。一個人蹣跚獨行。就沿着大道走去。

人的心各有一個極樂世界。那爭利的人。看見富商大賈。聲勢赫赫。以爲那摩託車上。大洋房裏。是世上第一流快活的人。那爭名的人。看見那督軍省長。大權在握。堂上一呼。堂下百諾。操生殺之權。收苞苴之利。以爲他是世上第一流快活的人。好賭的看見那牌九撲克。輸盈鉅萬。以爲是快活的人。好色的看見那左擁嬌妻。右抱美妾。以爲是快活的人。徐達甫奔走戎行。看透了軍人的行爲。毅然決然脫了軍籍。要尋個安身立命的去處。他在軍營裏的時候。大兵所過。野無耕農。因爲那一班狂妄無編的軍人。已經把老百姓的心嚇寒了。軍隊經過的地方。都是田畝荒蕪。人民離散。現在看見這錦繡的田園。耕鑿的農民。就像那小說上的俗子凡夫。到了神山仙境。論理這二十里路。放出軍人快步的跑法。那消一點多鐘。就可跑到。但是這時候的徐達甫留連村景。腳步兒跑得很遲。走了兩點多鐘。纔跑了一大半路。折向北走。又行了一點多鐘。看見那楊柳橋邊。柴門半掩。李家的氣象。與從前大不相同。沿隄

種的是桉樹洋槐。蔭密成林。水中的菱葉綠澄澄浮在水面。足有十畝的面積。達甫行過板橋。向着柴門走去。一條捲尾的黃犬。向着達甫猖獗的狂吠。達甫正在門外徘徊。一個十二歲的小孩子。由西邊去來。手裏一個竹籃。有半籃的蝦兒。活潑潑的在籃裏跳。右手拿了一個兩片竹片。綁的麻布小蝦網。笑嘻嘻的跑來。看見達甫在門外。喚住了黃犬。問明達甫的來意。引進門。延入草廳坐下。提着蝦籃。蝦網到了裏面去了。一刻兒哈哈的笑聲。從裏面出來了。大聲道。達甫老弟。你幾時回來的。達甫聽那粗壯的聲音。曉得是卓人來了。站起來向他行了個舉手禮。卓人連忙捧一捧拳頭嚷道。愚兄脫離軍界已久。疎野慣了。還一揖罷。坐下來正要暢談。取蝦的小孩子已經捧了一隻銅盆放在架上。請達甫洗臉。又送了兩碗茶來。一碗送在達甫面前。一碗送在卓人面前。卓人道。你不向徐叔叔行禮麼。那孩子恭恭敬敬行了一個鞠躬禮。叫了一聲叔叔。達甫問他名字年齡。纔知道他單名一個農字。今年十一歲。

雖然村野打扮。却生得秀氣。天機活潑。煞是可愛。卓人向他說道。農兒。你去告知二叔。就說徐達甫叔父來了。李農答應了一聲。跑出去了。達甫卓人談了些別後的情形。卓人拍手哈哈的笑道。老弟你到現在纔曉得軍隊的惡習。是難以挽回。我在五年之前。就立定宗旨。與其騎人的戰馬。不如叱我的耕牛。我家本是世代農夫。讀了幾年書。原想投筆從戎。爲國家出力。現在既然不能代國家出力。倒不如化劍戟爲犁耨了。我們弟兄們能把農業擴充發展。倒也對得住祖宗。對得住國家。幸喜舍弟從我的主見。他做事體。又比我的心細。凡事我只能理個粗枝大葉。他倒能把各種的事。悉心研究。前三年還不甚得利。這兩年把附近的地方擴充下來。老弟呵。土能生金。寸土尺地。每年都有些利益。宅後的一帶地方。五年前大半是人家的荒田。現在都開闢出來了。西邊還闢了一所養雞場。午飯後。我和你各處去看看。你纔曉得地不愛寶。比那軍官吞餉。士卒擄掠。賺錢的方法好得多呢。我們雖是勞心勞力。

辛苦得很。但是問心無愧。睡一覺也是安穩的。老弟你雖然延遲了五年多的時光。還是虧你覺悟得快。古人說的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的兩句話。就在乎老弟去做了。

達甫聽了這一席話。真是醍醐灌頂。正諾諾稱是。建人已到廳前。向着達甫鞠躬爲禮。坐下來問問達甫的現狀。以及時事的情形。達甫道。將來的世局。正不知糟到什麼地步。賢昆玉知機最早。我是很佩服的。但是寒舍薄產無多。不足自活。若是自耕自種。還可敷衍。但是愚弟兄幼居城市。耕種的事全是外行。幸喜薄產離此不遠。將來移家居鄉。一切總望賢昆玉指教照拂呢。

卓人聽了達甫的話。歡喜非常。說道。老弟既有這樣決心。一切的事。總有我弟兄兩人擔承。建人道。鄉村的地方。知己很少。達哥如能居鄉。把種植的事。互相研究。雖不能決定獲利。總比租給人種利益厚些。

他們正談得高興。午餐已備。雖無貴品。却清潔非常。一盤炒雞片。一碗蝦子悶蛋。一碗炒蝦仁。一碗菜湯。色色鮮美。

酒逢知己。暢飲了幾杯家釀。喫完了飯。停了一刻兒。李氏弟兄。引着達甫去看着他們這幾年經營的成績。

原來他這所住宅。雖是草房。却很清潔寬大。進了柴門。轉過朝西的一個門。通到客廳。西邊有兩間書房。廳前種了十幾株大麗花。書房面前有幾株芭蕉。沿南牆栽了些秋海棠。北窗種的是梧桐。廳後有門通到內室。內室是兩進草房。廩房就在內室東西兩邊。內室後邊另有一進屋。兩間做廚房。一間做婦女紡紗織布的地方。東西兩間。一間放着軋花機。一間安置稻礮米舂。內室的東南。另有一個門通到大門。

內室西邊。是一個大院落。外面是竹條野薔薇編的籬牆。靠近內室是一面曬場。南邊一個竹園。竹是新栽的。竹園旁邊繫了幾十隻小羊。曬場北邊。是一個桑園。有十畝的面積。完全種的是湖桑。本是人家的桑園。前幾年買下來的桑園南邊也有一層笆籬。另有一個門進去。看裏面的湖桑有四五百株。一株株總有四五尺高。養了六百隻稚

雞桑園北邊。有三間草屋。南北有門。東西兩頭。遮的細鉛絲網。乃是一個改良碩大的雞窠。上下兩層。好像一座矮樓屋。建人領達甫到裏面看看。兩層的雞窠。掃除得清潔無塵。雞屋東面一間小屋。裏面有一傭工。正在預備雞食。建人道。我這些雞子。個個都是生利的分子。雄雞只有十分之一。其餘的母雞平均下來。每天有三百個雞蛋。貴賤平均。有三元一日的進款。除去人工雞食雞場的一切費用。今年的預算。有三四百元的純利。前去兩年已經彌補了第一年的損失。向後逐漸擴張。若沒有意外的損失。利益可以一年多是一年。達甫道。照那養雞學上所說的。利益很厚。怎樣和老弟的決算不同呢。建人道。理想的預算。就和鏡花緣上發財的滑稽故事一般。孟夫子說的盡信書不如無書。這句話纔是聰明絕頂呢。但是農桑畜牧各種生利的事業。只要你盡力去做。有點經驗。參些新學理。細心研究。勤勞不懈。縱或試驗時候有些損失。長久下來。沒有個不獲利的。若是一下手就要發財。天下絕沒有這

般容易的事。即如種竹養魚千倍利。這是古人的一句成語。那裏當真有千倍的利益呢。但是種竹養魚循環的利益。十倍二十倍。也還可以有的。只要人能够勤勞。生利的事業。是不會誤人的。

卓人道。我們走這邊出去看看稻田罷。三人出了桑園的門向西走。達甫看那田裏的棉花。比旁人家田裏的棉花長得好。建人道。這就是新法的益處了。去年種了六畝田的美國棉。三畝田用硝酸阿母尼亞的肥料。三畝田不會用硝酸阿母尼。試驗的結果。用阿母尼的收了價值一百〇五元的棉花。不用阿母尼的只收了七十二元的花。利益比較。成了個三與二之比了。所以今年種了十畝田的棉花。全用新肥料。你看這北邊的秧田二十畝。今年也是參用新肥料的。照現在長得這個樣子。秋收還可以特別好些。卓人道。我們轉東邊去看看罷。建人引着達甫沿着宅後的一條小路向東行。卓人道。東邊這條寬溝。就是魚池。達甫一看。原來這條大溝。在宅院東面。溝南通到大河。

河口下了一排竹子編攔欄。北邊有兩個水溝。一個塘裏種的蒟蒻。一個塘裏種的荸薺。溝的東岸是栽的洋槐。西岸一帶垂楊。掛着一條條的綠線。建人道。照溝塘的面積。足可養魚六千尾。去年試驗了一千尾。今年又添了三千。一千白鰱。一千青魚。一千花鰱。這三種魚合養。有交互的作用。可以省些魚食。我已經囑咐他們。拿網來取幾尾。做我們晚餐的下酒品。倒還新鮮。這溝東的豆田本是人家荒田。今年租過來新開闢的。種了十畝早豆。二十畝的桉樹。因為宅前的這些洋槐桉樹。不過五年。已經比人家十年的榆柳。大得多了。十年樹木。古人所說的話。真是不錯。三人談談說說。已經繞過宅東。到了大門外面。進草堂坐下。煮茗清談。達甫喟然太息說道。我們中國人從前把農工商看得輕了。所以愈貧愈弱。中國的國民。個個人能像賢昆玉這樣子。曉得務本。十年之後。中國的富力。不愁不和美利堅一般。那時太平洋東西兩岸兩大共和國遙遙相對。世界上又開了一個新局面了。國家有了金錢的實

力。再注重教育。練起兵來。自然和現在不同。你看歐洲大戰爭聯盟協約。勝負不分。怎樣平時兵備不多的一個美國加入協約。聯盟國就反勝為敗了。這就是財才兩字的效用了。卓人聽了拍手稱贊。建人也笑個不止。三人談笑未畢。日已薄暮。晚餐已備。煮了兩尾鰱魚。燉了一隻雞炒了蝦仁及蛋湯等。色色鮮美。而且都是自家所備。直飲到初更以後方纔離席。一個月後達甫果然移家居鄉。也做了一個村農了。



名不虛傳

楊世海

私家偵探家霍桑和他的副手包朗。今天因爲星期。沒有什麼事。就到華安合羣人壽保險公司來頑頑。他們進門的時候。正逢公司裏人吃中飯。好在霍桑和包朗是不速之客。所以公司裏人也不起身周旋。讓他們在餐桌旁邊自由看報。停了一刻。那左邊辦公室房間裏。電鈴忽然響了一陣。剛剛公司裏人也吃過飯。於是乎就有個人到辦公室去接電話。停了一會。那接電話的辦事員出來。也不和霍桑包朗招呼就出去。這時候包朗真有點不耐煩。原來公司裏人總出去。他於是乎就對霍桑道。我們走吧。兩個人坐在這裏有什麼意思。霍桑道。我早已知道你要走了。就在你剛才看錶的時候。看出來。但是我此刻還不走是什麼意思。要知道這正是我要考察你心理細不細的時候。包朗很驚異的問道。什麼。你難道又知道什麼案子了嗎。霍桑道。不是一件案子。是一件事情。並且還是剛才的事。我想你再善忘些。總該記得。包朗道。剛才沒有什麼事。祇有一個辦事員接了電話。其他還有什麼事。霍桑道。就是剛才那位辦事員接電話的事。你知道那位辦事員到什麼地方去。包朗答道。我又不是他的蛔蟲。怎樣知道他到那去。霍桑道。唉。你到今日還是粗心。要知道當偵探的人。第一要心細。不論什麼事。到面前來。總要細細地考察。不然就要失敗。我說了半天的閒話。還不會把正文告訴你。剛才出去的那位辦事員。是到寶山路張志强家去。包朗問道。你何以知道。霍桑道。你不要忙。我還有下文未說。我所能

斷定那辦事員是到寶山路張志强家。根據二條理由。第一條是由報上得來。第二條是由電話聽來。你剛才不曾看見申報那本埠新聞欄。不是登着張志强病故的記事嗎。我又聽見那辦事員在電話筒裏問。可是寶山路張家吧。我因爲這兩層。所以我才斷定他是到張志强家。你看對不對。說着就把本埠新聞的那張報。替過來把包朗。包朗接過來一看。見報上登了下一段記載。

總商董張志强。于昨晚病故。傳聞其遺產。祇華安合羣人壽保險公司保險單一紙。計保關銀一萬。除此別無所有。嗚呼。善人不壽。哀哉。包朗看完了這段記事。笑道。東方福爾摩司。和信用昭著的華安合羣人壽保險公司。真正名不虛傳。

純粹華商組織 壽險專家管理

華安合羣保壽公司

保障確實已付賠款五十餘萬兩

總公司上海
北京路四川路角

分公司設各省各埠
餘百處

電話中央一零七四三

詳章函索即寄

游鄧尉山聖恩寺記

石碧厂

去姑蘇城西，五十里許，有山曰鄧尉者。其麓多梅。當初春時，萬樹著花，渺無涯際，奇葩怒幹，迴護峯巒，卽「香雪海」也。其上有晉人郁泰玄墓，故又稱玄墓山；山有寺曰聖恩，康乾南巡，嘗駐蹕於此，有御碑亭在焉。寺因以名，蓋誌盛也。二三月間，游人逸士，往往而至。余久聞其勝，欲游不果者屢矣。今歲適旅居福溪，然在夏秋之交，已非梅花盛時！卽一往游，恐乏佳興，惟以近在咫尺，坐失良好機會，未免辜負名山！抹煞風雅；乃約伴三四，乘輿而往。是日也，新秋氣爽，涼風襲人，白袷輕羅，殘暑斯滌，層陰猶綠，野花半青，畦穗如雲，汀蘆欲雪，蘋得露而方白，楓未霜而已。

丹，一片秋光，豁人眉宇，沿溪對山而來，洵足以悅性情，暢襟懷矣！行行且行行，不覺已數里而遙。未轉瞬間，但見一角紅牆，隱現於蒼松翠竹中。又數武，蔚然深秀，與山光交映，蓋已入叢林勝處矣。於是循山麓行，抵寺從右扉入，扉有額曰「心地法門」。中則巍然傑構，高出重霄，前峙坊表，兩旁踞石獅二。旋至左扉，扉上署「向上一路」四字，蓋卽清帝南巡臨幸之御道也。其石坊題名曰「天壽聖恩禪寺」。旁有聯語曰「天壽無疆，萬里山河宏壽域，聖恩普及，衆生今古沐恩光。」頗有正大光明氣概。信步入山門，則彌勒趺坐，笑臉迎人，出世入世，皆大歡喜！其楹聯有「笑

顏似誦人情薄，大肚能容世故多」之句；蓋語足以諷世云。既而登大雄寶殿，則三世金身，向外圍坐。左右列阿羅漢，有袈裟持鉢者，有瓣香頂禮者，有虬髯，有努目，有慈悲秀慧，和南合十者，形態不一，莫可端倪。正在瞻仰，適有老僧出迎，引導入內，歷崇階數十級。又一殿，榜其楣曰「海印發光」。上有樓，曰梵天閣。旁有廊，可達還元閣，閣又名萬峯精舍，既入，則窗明几淨，頗可休憩，偶一眺望，已攬盡湖光山色，真此中佳境也。無何老僧奉茗進，殷勤周至，乃相與閒淡清福，爲之心羨不置者久。離閣由長廊行，見壁間有石鐫康熙御筆，字跡模糊，幾不可辨，蓋「松風水月」四字，至此猶想見前朝光景焉。又前行，至法雲堂，過藏經閣，題曰「中興祖塔」。閣後有軒，前有石龕，屹然中峙，周以石欄，塑有吼崖僧像，蓋爲開山初祖紀功德也。興既闌，將歸，仍循故道出，抵一洞門，有級可上，松陰掩映，夕陽在枝，步登極頂，則草地平坦，一綠如茵，有亭翼然，豐碑屹峙，蓋卽所謂玄墓也。復數十武，則峻峭石巖，中有隙穴十餘，寬

可容膝，顏其額曰「壽洞」。此近人康南海所書者。惟洞頗奇異，遠望若骷髏，不禁毛髮悚然，近卽之，則儼然獸蹄躡矣。既出廊，過大雄殿，又至一廳，云是吼崖入定處。但見蒲團所在，足印已穿碑石，不知是否真跡也。繼至鐘樓，懸有巨鐘，擊之則鏗然其聲，大抵夜半寒山，驚醒楓橋客夢，亦復作如是觀耳。因憶還元閣，有先殿撰琢塘公題句，曰：「太華夜碧，人聞清鐘，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至今百數十年，猶存手蹟，乃相與復往觀焉。不禁摩挲者久之。游既畢，僧人以山門鎮物出示，一爲佛國禪師文殊指南圖，頗多名人題詠，「一蒲團外萬梅花」，其署簽句也。又有五十三參善才童子圖，題曰「覺阿跣意」，蓋佛門本事耳。又有樂器一，相傳係商代古物，其色赤綠，斑斕可觀，惜篆文已剝。惟「經鐸」二字尙可辨，其門有乳頭柱三十六，俗稱三十六奶，可分三十六音，叩之則其聲悽慘，如哀雁啼猿，不堪卒聽。或謂文王取炮烙之銅，鑄此以戒後世，恐不經之談，未足信爾。觀「經鐸」二字意義，蓋正釋氏物，商周時

未有經名也。然器自古矣。據僧人云：失而復得者凡三次，後爲馮桂芬所得，仍置以鎮寺云。旣而夕照西沈，新月將上，仍由御道下坡麓，過柴莊嶺，覓徑而歸。

遊程須知

自蘇城胥門出發，雇船者向胥門塘行過木瀆善人橋諸鎮，約行六小時先泊光福鎮，登岸循南街行過柴莊嶺（在米堆山麓）向御道漸行漸上，卽鄧尉山麓也。

乘騎者沿胥門塘到橫塘鎮，覓御道進可直達鄧尉約行四小時。

其餘抵光福之民船泊胥門萬年橋碼頭，晨七時開每日往返各一班，如欲乘輪船泊胥門日暉橋不過開往木瀆鎮，止仍須改乘民船抵光福則似較過折矣。

光福鎮間有尋梅旅社及鄧尉閱報社招待旅客

附近名勝

司徒廟在鄧尉之東，有古柏四株，御題清奇古怪，廟亦名柏因社。

光福鎮之西有山曰龜山，上有光福寺，寺後有舍利塔中供銅觀音像。

鎮北有虎山，形如虎，故名，跨溪有橋名虎山橋。

五雲洞又名老虎洞，在米堆山，有寺曰獅林寺。

彈山有石樓在玄墓之西，又名萬峯臺，有泉曰留餘泉。

石壁在蟠螭山，居彈山之西南。

凡遊鄧尉者，上列諸名勝，均可便道往遊。

（完）

大前門香烟



確用上等佛及尼埃
 烟葉製成氣味芳香
 每包十枝每聽五十
 枝攜帶便利各處烟
 紙店均有出售

英商駐華英美烟公司總理
 有限公司

荒服鴻飛記

第二十一回

喋喋巧言深藏妬意

睽睽慧眼智識喬裝

這時候街上飛起一聲銀角。把這兩個上樓的人。脚步驚住。吳德溥知道總統的全城市戒嚴令已下。各處軍隊已經出發。分頭防守要隘。同繁盛市街重要區域。已安設下機關槍炮。準備轟擊赤黨中人。飛機也在空中盤旋巡哨。如有可疑的集會。立刻放炸彈下來解散。這是吳德溥的計策。經總統採用的。他的意思。先一小時發覺。也省得亂黨出來騷擾。有傷全城元氣。這時候纔交四時。亂黨黨魁。不知政府暗中準備。到此發現出來。已經不能招呼同黨。聲明延期。老者帶着吳德溥到夫人退息室外。立定叩戶。

天游



通報一聲。立即退後。讓他進去。夫人接着道。我的朋友。你來了嗎。我們好走了。你看我接到你命令之後。已作準備。我只帶一只旅行箱。裏面只藏着我的首飾。同幾套衣服。別的我都扔下了。吳德溥道。很好。我們要急於赴達巴利斯。只能輕裝就道。所以除去禦寒的衣服同食品軍械以外。一概不帶。只是現在又發生了一件疑難事來。那個英國女子孟霞。忽然失蹤。我此時正在搜尋。若是找不到他。行期只好更變。夫人驚訝道。奇了。怎樣他在我們預定出發日期。忽然不小心走開呢。吳德溥道。夫人。這件事據我看來。並非是他的過失。說不定他上夫人這裏來。幫着夫人收拾行裝。或者勾當別的事件來的。夫人道。奇了。

我並非沒有幫助的人。怎樣要他來助我。只是你現在正在煩惱時節。我決不同你爭辯。聽說他失蹤。我也非常擔心。我自從同他交接以來。也很喜歡他。只是現在戰事已起。決不能因他一人擔誤大衆行程。使大衆冒險。你現在打算怎樣。吳德溥道。我還想去仔細找尋。夫人道。現在離亂黨預定起事時間。只剩一小時了。恐怕不易。吳德溥道。我立刻找去。你說沒有上此地來。既這般。我帶你先上旅館去。你在那邊守着。到找不着時。再定方針。哈沙上波斯去。也沒有回來。或者到緊急時。你同白朗傑密先上達巴利斯。我找到蘆雪。隨後趕來便了。夫人道。若是不走。我也不走。我看來留在此地。也是無用。還有許多危險。講不定蘇琪同他手下羽黨。已經將他劫去。送上莫斯科。若是這般。你便怎處。難道你也趕上莫斯科嗎。我是很愛你的。不知你的心是怎樣。究竟我同他兩個人的生命。你也有些分別輕重沒有。說着。走過來把手扶着吳德溥肩頭。兩道澄澄的秋波。似怨似慕的看着他。吳德溥道。你的相愛。

我何嘗不知。只是他是救出來的人。決不忍不加搜索。就此拋他在豺虎之中。夫人道。你何不委託白朗擔任此事。他既深愛蘆雪。諒無推託。有他在此。決定可以探問一個下落。你也可以同我先走一程。在前途相待。你要知道既負着波斯王的使命。他是你的知己。你不能不趕快回去覆命。以釋他疑慮。你還有別人的生命要保護着。離開這個危邦。他若有纖微感恩之心。知道今天午後要走的。也不應走開。使你焦急。此種負恩女子。你又何必再去戀他。再去冒險找他。再去把你心愛的人拋開。任他涉險。你還得三思纔是。吳德溥推開夫人的手。向後退了一步道。夫人的話。未嘗不是。只是我總得找到了他。我纔安心。現在想要立刻着手。若是找不到的話。還要去求總統助我。現在我同你到旅館中去。你在那邊候我。夫人想了一想道。你先走。我隨後就來。好在有心腹僕人保護着。諒無他虞。現在我還有些文件要銷燬。還有幾封信要寫。大概一小時內。此間還可無事。請你不必擔憂。你也無須等我。早去

搜查。我也很替他擔心。得早一些找着。我們也可以早些起程。夫人講這幾句話。言辭間很表現出一種誠懇的語氣。若在別人。當然沒有疑心。不過夫人向來對於蘆雪有些嫉妬之心。言語間常是透露出來。現在忽然一變從前常態。吳德溥不能不疑。還有蘆雪粧上的杏核。也是一個重要疑點。所以又試探一下道。我想他是來看你的。夫人聽了。雙眉微蹙。露出驚愕樣子來道。他來看我嗎。這更奇怪了。你那同伴。不是多知道我同你們同走的嗎。這幾句話說得異常堅決。吳德溥不能不信道。現在我也知道是錯了。他兄弟告訴我。說是午前你教僕人送一件東西給他。我纔誤會是你請他上此地來。所以我來訪問的。夫人點頭道。原來如此。我給他的是一封信。因為山行寒冷。恐怕他沒有皮衣。我想送件皮大氅給他。並非別事。吳德溥道。夫人真是周摯。現在我要走了。夫人道。我們在旅館見罷。說着。又跑過來。投身入懷。喃喃的道。靖郎。無論如何。今夜我們必需離開此地。我很替自己同你擔憂。甚富利危

機四伏。若不速行。恐怕今夜我們兩人。都要遇害。總統雖然老謀深算。總不如亂黨人多。陰謀百出。倘有失錯。我兩人的性命休矣。還是不冒險的爲是。若是出去找尋。一時沒有眉目。趕快回旅館來。以便立刻出發。你的一身關係。我一生的幸福。何苦爲他犧牲。找得着最好沒有。同他一齊起程。找不到。請你想想。我兩人的安危。同我們的幸福。稍爲淡薄一些。吳德溥道。我自理會得。只是他的生命。是我個人名譽所關。也要你原諒爲是。說着。別了夫人出外。看着他珠淚盈盈。心中很是不忍。站在門外。鎖定了半晌。纔把心鎮靜下去。暗想道。好險。方纔幾乎爲了他。把蘆雪的性命都不顧起來。現在還虧得沒有答應他。想到這裏。那波斯老者剛好走來。吳德溥招呼着。教他依舊從廚房中送他出去。老者行了個禮。在前引導。走下樓來。吳德溥在後面隨着。細看老者舉動。頗爲儒雅。不像僕人態度。從這怪僕人的舉動上。想起他方纔末了的幾句話。又從那幾句話言想到來尋蘆雪的理由。據夫人說。他給蘆

雪的是封書信。問他要皮大氅不要。然而實在是藏著三顆珠的杏核。這三顆珠的寓意是什麼。盧雪很反對這種通信。他接到杏核。究竟有回信沒有。想到這裏。漸漸有些懷疑起來。那時已經走到樓下。老者問道。萬幸之主。我今天在市場上聽說。今天此間將有大變。說到這裏。忽然頓了頓。舉目向樓梯上一看。纔接着道。我希望你得上天保護。安抵波斯。還希望你好好保護我主婦。我主婦玉容豔麗。勝似皓魄。齒如編貝。吹氣似蘭。至於他的綽約身材。也是古今來詩人妙筆所難盡寫。你途中得此佳伴。也是豔福。老者這一番諛詞。吳德溥聽了。就知道夫人一定在樓梯上竊聽。便也道。你真是個忠心的義僕。你說的不錯。只是你還沒有知道。若不上波斯。你主婦是一定給主人用檻車送上莫斯科去的。那纔是進地獄哩。現在好了。要上天堂了。你這般忠信。將來死了。一定可超昇淨土。老者行了個禮。微笑道。我知道主婦同你走。一路上定是平安。你真個萬幸之主。所講出來的話。同所做的事業。一般

的光明磊落。現在已到門邊。外面已是花園了。吳德溥留的聽樓上彷彿有低低笑聲。折入廚房。問那老者姓氏。老者道。這是無足重輕的。並且你也早已知道了。吳德溥仔細的把他打量一回。却記不起來。問他以前是在什麼地方見過。在波斯還是在此地。他答道。兩處都見過的。說着。面上又露出一種驕蹇的笑態。目中也露出一種狡猾的態度來。吳德溥知道對手方面。並非常人。斷難輕易對付。在衣袋中掏出一紙一百盧布的鈔票來。向他一揚。問道。那英國女子。現在何處。老者道。你難道想我拿了你的錢。背叛我的主婦嗎。吳德溥又加上一張一百盧布的鈔票。給他道。我要你說真話。不要撒謊。老者看着那兩張鈔票。沈吟一回。撩起長袍。輕輕走到靠走廊的門邊。向外靜聽。好半晌。纔回來輕輕的道。誠實的僕人。對於他的主人。向來不能懷什麼貳心。只是有一千盧布到手。那就又當別論了。吳德溥勃然變色道。啊。你以為這是市場。你可以隨便要價的嗎。你錯了。現在我再加一百盧布。你說罷。

不說。我要你的性命。說着果然又取出一張一百盧布的鈔票來。老者看着那三張鈔票。目中露出一種渴望的神氣來。伸手在懷中掏出一件東西。放在吳德溥手中。吳德溥一看。又是一枚杏核。並且一般也帶着玫瑰油精香味。剖開來一看。中間藏着一片紅玫瑰花瓣。老者伸着手向他要錢。吳德溥將三張鈔票給了他。問他這杏核是什麼地方來的。老者道。是一個英國女子交代我給你的。他說。萬幸之主若來。你就給他。這是個重要東西。不要遺失。吳德溥道。現在那個女子呢。老者道。在樓上。吳德溥道。他是誘騙來的嗎。老者道。大概是的。吳德溥道。這般說來。你方纔說沒有放他進來的話。是謊語了。老者道。沒有說謊。他是那個紅鬚僕人放進來的。是他引着去見主婦。也是他把那女子關起來。我是後來纔到的。吳德溥道。既這樣。這杏核却怎會到你手裏。老者道。姪兒病後。我來代他。主婦叫我送一盃酒給那個女子。他沒有喝。却低聲向主婦要銀錢。主婦去取銀錢。他在碟中取一顆杏核。剖開來藏了

一片玫瑰花瓣在玫瑰油精中一浸。就遞給我道。萬幸之主若來。你給他。不來。你送倫敦旅館去。他一定賞你一萬盧布。吳德溥道。你不要信口胡說。他最多說賞你一千盧布。我知道的。老者宣誓道。我怎敢騙你。他說的委實是一萬盧布。吳德溥道。不要囁嚅。給我講下去。老者道。他說你到倫敦旅館交給他。他聞到香味。一定會知道。在此看見花瓣。一定悟到我求救。所以我藏了起來。專候你來面交。吳德溥道。那女子關禁何處。老者道。就在退息室邊。吳德溥道。夫人監禁那女子有無別項用意。老者一笑。笑時露出雪白很結實的牙齒來。那口牙齒很不像衰年人所有。老者道。婦人的心。測度不出的。誰還猜得清楚。他不是戀愛着你嗎。吳德溥默然。老者接着道。婦人所恨的人。都是他所怕的情敵。凡是一個女人。有了情人。對於妨礙他的人。就是用最卑劣的手段。殺傷妨礙他的人性命。都也肯做。從他目光中看來。看着那情敵。不過同一枚杏核一般。殺了他不過蹂碎一枚杏核相等。女人的殺那情敵。他

的滿意。同男人襲殺一個強敵。正復相同。吳德溥道：你能宣誓夫人將他監禁在樓上嗎？老者點頭。吳德溥道：目下雖然監禁着。將來不能不放他出來。老者道：還有別的客人要來見夫人哩。他方纔不是推託着要寫信。不能跟你立刻上旅館去嗎？本來他還沒有將那女子除去。所以決不肯離開此間。他斷定你還要去尋找那女子。對於他。不立時上旅館去。決不會生疑。等客人一到。女子移交過去。他纔上旅館來。吳德溥問那客人是誰。老者道：快到了。是俄國人。吳德溥失驚道：俄國人。是蘇琪嗎？老者道：不錯。有一個矮胖子。正姓蘇琪。吳德溥聽見老者講到這裏。不覺目瞪口呆。半晌做聲不得。料不到夫人如此豔麗。如此溫柔。却幹出這種暴戾的事來。然而證據確鑿。斷非虛言。這樣看來。那月貌花容中。實在包藏着叵測。他自己不願意上莫斯科。却要將蘆雪送入虎口。其心刻毒。想像過去。令

人心怖。不覺倒抽了一口冷氣。向那老者要一盃白蘭地。老者去拿了兩個杯子。一瓶白蘭地來。吳德溥斟了一盃。一飲而盡。只見那老者也喝了一盃。忽然向吳德溥道：酒真不壞。這麼樣啊。那聲音正同白朗相似。吳德溥靈機一動。抓住老者膀子。大呼道：你是哈沙嗎？哈沙道：萬幸之主。我說一定回來。是不是。我回來了。雖然瘦得這般模樣。餓得這般模樣。居然安度薩哈拉沙漠。吳德溥同他握手道：我真快樂。同你重見。駝馬都已到了。達巴利斯嗎？哈沙道：馬匹衛隊食品。都在那裏。吳德溥笑道：只是你方纔玩弄我。若不是念你有功。得罰你一下。哈沙笑道：若是樓上那一位知道。我不是他心腹僕人叔叔。是哈沙喬裝的。一定也要同我搗亂。就是我那一個姪兒。給我捆起來。塞在壁廚裏。此刻他一定也在那裏想法要報仇哩。說不定以後撞着他。我這老叔的肩上。還得挨刀。

未完

此喜樂活潑之小兒

前曾食乳不化服用嬰孩自己藥片得獲全愈

直隸熱河赤峯北線胡同路東徐澤卿先生將其五個月之外甥照片寄至敝局及證書一紙述及此嬰孩之肥壯活潑皆嬰孩自己藥片之功效也其來函云小甥朱承復係五個月嬰孩因食乳不消化常患肚痛小腸氣



後自購得貴局之嬰孩自己藥片按法服用二瓶之後小甥病愈小腸氣肚痛皆獲全愈刻下食乳皆消化身體又發

肥可見藥片之功效無窮造福也嬰孩自己藥片對於嬰兒及小孩之功效和平穩安專治小兒便閉 腹痛 肚瀉 驚風 傷風 寒熱 蛔蟲等患對於出牙時期之痛苦均見奇功也如尊處無從購買嬰孩自己藥片祈即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

此係特囑閣下者也

無論閣下為技師或商賈或出外畫師或在
家繪圖者或終日從公室內或官吏或店夥
紅色清導丸對於無論何界人之大便祕結
均見奇功也且可療治 肝火上升 頭暈
目眩 疾病頭痛 以及肝經失調等患安
徽安慶北門外餘慶堂靳少雲先生來函云
鄙人前日患一頭暈作嘔茶不思飲飯不思



食大便秘結
不通胃脘微
痛余友餘慶
堂號送來紅
色清導丸二
十粒曰此丸
應效如神每
日朝暮服二
丸此丸服之

未完病乃全愈果大醫生之丸如神名不虛
傳誠良法也

紅色清導丸能使皮膚光潤清潔可除痔症
痛苦且免痢疾腹瀉之虞凡經售西藥者均
有出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
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清導
丸一瓶可也

1 9 2 3 年 新 到



橡 皮 底 鞋

男女黑白 大小俱備 輕便耐久 到處適用

◀印有價單 承索即寄▶

Made by La Crosse Rubber Mills Co.

中國獨家經理

上海商務印書館

本館另有下列各品發售 品質精良 定價公平

中 西 文 具	繪 圖 用 器	活 動 鉛 筆	自 來 水 筆	游 水 衣 帽	網 球 拍	運 動 用 品	照 相 器 具
------------------	------------------	------------------	------------------	------------------	-------------	------------------	------------------

SALES OFFICE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C 453 Honan Road, Shanghai

本社投稿簡章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間亦酌用文言。

二 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若干亦請書明。

三 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詳細敘明。

四 稿末請註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在校者請書明何科何級。

五 投寄之稿，稿載與否，本社不能豫覆。原稿亦概不檢還。惟長篇在萬字以上者，如未揭載，得因豫先聲明，寄還原稿。

六 投寄之稿，俟揭載後，酌致薄酬如下：
 (甲) 現金。
 (乙) 書券。
 (丙) 本雜誌。

七 投寄函稿後，其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同時聲明。

八 投寄之稿，本社尚未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為本社所有。若不致本，尚未經揭載，已先在他處發佈者，恕不致酬。

九 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十 編譯者，請將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小說世界社收。

地又(703)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Commercial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二年六月一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武昌葉勁風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閩縣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定價		每冊	普通
全年	半年		
五十二冊	二十六冊	一冊	特刊號
四元二角	二元二角	一冊	號
二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冊	角五分
一元二角	六角	一冊	角

郵費		本埠	外埠
國內	國外		
二角	八角	二角三分	五角四分
二角	八角	二角七分	五角四分
二角	八角	二角七分	五角四分
二角	八角	二角七分	五角四分

郵章如有改動應照比例增減

(小說世界)

兜安氏止咳藥片



專治傷風咳嗽痰吐不出聲嘶
 聲啞及演唱者之倒嗓失音等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

每打洋五角正

呼吸之於生命最關緊要吸清呼濁肺
 由是而舒血由是而清體由是而健此
 呼吸之功用也若患咳嗽則呼吸失常
 甚則氣滯痰凝血液變壞致成氣逆痰
 喘喉炎音啞肺癆等此片止咳嗽化濁
 痰順喉嚨利呼吸而於演說唱劇諸君
 事前口內含化一片尤可提音吊嗓也
 患者盍一試之方知此藥之不謬

